# 白色猎人

作者:[日]渡边淳一

## 序曲 01

村行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五日（星期三）阴

今天排出了新的值班表。

我负责的是 B 班第二小组，即南栋的三零一和三零三两个病房。三零一是女子双人病房，三零三则是男子六人间的大房间。

主治医师是二番町眉子大夫，她是外科中唯一的女医生。因为和千叶大夫是同年入院工作的，所以应该是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国家考试，算起来今年是当医生的第四个年头了。

听说和我搭档的是二番町大夫，我一时之间又高兴又有点不知所措，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二番町大夫实在是太美了。身高一米六零左右，虽然算不上多么高，但那纤细的骨感身段使身材比例显得格外匀称。

通常我们只能看到二番町大夫身着一袭白衣的样子，但偶尔也会在上下班路上见到她不着白衣的时候。她那时穿的衣服很是显眼。虽然穿着与医生的职业相

符，不那么花哨华丽，却在素净的色调中显出了高格调。

我虽没去过巴黎，但我想有品味的巴黎姑娘，大概就像二番町大夫那样穿着得体吧。

连身为女性的我看来都是这样了，男士们看得目瞪口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我住在医院附近的护士宿舍，所以基本上看不到大夫上下班时的样子。可是据二番町大夫的一位朋友说（该朋友每天从大夫居住的荻洼坐地铁上下班），别说地铁中了，从下车到医院，凡是和大夫擦肩而过的男性都会把视线停留在她身上，有人有时还会停住脚步目送她离去，直至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不知大夫是对这种事没有注意到呢，还是即使注意到了也视而不见，好像基本上是目不斜视，直直向前走去。虽说不会只因被男人回头看几眼就非得马上有所表示，但在我看来，总觉得这样非常暴殄天物。

因为是四年前毕业的，今年大夫也该有二十八岁了吧。我想如果拥有像大夫那样的美貌与教养，是会有数不尽的男人贴上来献殷勤的。

就像同科室的副主任医师川井大夫呀、同一届的千叶大夫呀，听说到现在都还爱着二番町大夫，还有

传言说内科的副教授饭村大夫自从二番町大夫去做了实习生以来就迷恋上了她。

先不提已经娶妻的饭村大夫，像千叶大夫那样的，在我们看来已经属于完美的结婚对像了，可不知二番町大夫是因为不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本身就没有结婚的打算，总之对他的追求一点回应都没有。

除去像这样多少和大夫有些绯闻的人之外，喜欢她的男士也是数之不尽的吧。可是，其中却没有真正公然报上姓名，不顾一切向她求婚的人，大多数男士好像都只是在心底默默地爱恋着她。

正因为如此，总之去看看那四五个医生围着二番町大夫说话时的样子就会发现，平日里一副装腔作势不可一世的医生们互相提防着对方的言行，警戒着有人会出风头来博取二番町大夫的好感，可实际上却又想着自己如何见缝插针，好来个鹤立鸡群。周遭就弥漫着这样一种特殊的紧张空气。

可是不知是由于大夫早就对那些男人的心思了然于心呢，抑或是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总之她对谁也不会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视同仁地和大家说话，得到他们各自的附和，再专注地倾听起来。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大夫可真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与其说她难以捉摸，倒不如说她没有纰漏吧。真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呐。

但是话说回来，大夫还真是个美人。这不能单单说成是天生美丽或造化之妙，而是经过岁月的打磨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美。

通常要说只是脸蛋好看的人，那可多了。比方说杂志的插图人物呀，电视上的女演员呀，她们的脸都挺漂亮的。

如果只从脸部构造来看的话，大夫的脸和演员们的没有太大区别。虽说和演员一样原本就已经是了不得的评价了……

大夫的脸窄窄的，脸色与其说白，倒不如说是苍白。眼睛大大的，形状像两座小山丘，鼻梁又细又挺，形状很美的唇在笑起来的时候稍微有些走形。大夫的脸上要说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也就是那稍微有点兜唇的嘴了，可那好像反而更能抓住男人的心。

实际上就连身为女性的我，见到那样的唇都不由自主被吸引了，所以男人们会那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大夫的美并不局限于脸、身材之类的外表之美。当然，她的外表是美丽的，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今天，我边和大夫巡查病房边入神地看着她的脸，

感到有种什么东西朦朦胧胧地传了过来。

那是……我表达不上来，放肆点说的话，可能是一种叫做“ennui”的东西。

“ennui”是法语，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大概就是“倦怠”的意思吧。可是“倦怠”这个词，不知是由于字面的原因呢，还是读音的关系，从它“疲乏懈怠”的确切含意容易使人联想到怠慢、懒惰这层意思。

可是大夫的表情却并不会给人以怠慢、懒惰的感觉。

如果硬要用日语表达的话，大概能说是“慵懒”吧，可是单这一个词不能让人立刻领会精神。真希望能想出一个比“慵懒”高级点的词。

结果胡思乱想一通，得出的还是“倦怠”这个词。确实，我想除此之外没有合适的词语了。

大夫的“倦怠”中潜藏着一种由理智散发出的“空虚”。

不同于娼妓那般只单单是美女变得自甘堕落、变得“倦怠”的情形，这是一种具有理性层面的“倦怠”。

身为医生，那些也算得上有点教养的男士们之所以会用着了迷似的爱慕的眼神盯着大夫看，不只是由

于她五官漂亮，而更多是被她周身散发出的那种空虚的气质引发了爱慕之情吧。

可是我却总感觉到大夫的美中隐藏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可怕的东西。被美色吸引想一探究竟，就感到像被推入不知何时才能回头的深洞中，恐怖万分。大夫微微一笑后收回视线的那一刹那，眼神中所散发出来的锐气有一种就像被人用剃刀抵着背般冰冷的感觉。

男人们到底有没有注意到她的美中所隐藏的可怕呢？还是毫不知情，只是沉醉于她的美中一味想要接近她呢？

不，或许这些想法都只是我自己庸人自扰罢了。

没准男人们都知道这回事。当然，因人而异，也许有意识到的，也有没意识到的，可他们之所以会被二番町大夫吸引，不正是因为她美色深处所散发着的那种可怕吗？

哎呀，我考虑的事还真是无聊透顶。围着大夫的那群男人想什么都和我没关系。明明是这样，我却还左思右想考虑那些男人的事，我可真是个死心眼儿的大闲人呀！再也不想这些事了！

话说回来，大夫为什么要专攻外科呢？

虽说选择医生这一职业也有点不可思议吧，可明明有内科呀、儿科、眼科之类适合女性的科室，是什么癖好让她来到无趣的外科呢?

拥有骨骼结实、胜于男子的体格也就算了，可事实上，那么柔弱的大夫在医院外面向初次见面的人递出名片时，大多数人都会反问道“您是外科的吗？”大夫曾笑着这样说过。

就算是我，如果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即使见到大夫一袭白衣的样子，也不会认为她在外科工作。

最多也就误以为她是聪明伶俐的教授秘书或是检查技师。

听说以前和大夫搭档的麻子曾问过“您为什么会成为外科医生呢？”，大夫只是笑着回答“不知道呢”。

今天巡查完病房，和大夫在走廊上并排走着，我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距麻子问时已相隔将近一年，我满心期待地想着大夫大概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吧。

可答案却是相同的。

“不知道呢。”大夫就像回答别人的事情一样，边走边答道。

听到这个答案，我倒是轻易就接受了。因为这个理由挺不错的，又像是个老实的回答。

可是想想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可疑。

通过国家考试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选择自己所从事科室的理由仅用“不知道呢”一言带过合适吗?

我想大多数的大夫都或是因为喜欢那个科，或是被主任教授的人品所吸引，或是有熟悉的师兄师姐，或是因为欣赏外科有男子汉气概的地方，诸如此类或是积极或是消极的吧，反正总该有些理由。

可是大夫却简简单单地回答“不知道”!

说这话是不是把我当作傻瓜呀? 是不是把我和麻子都看成小护士随便说说的呀?

可是大夫不会因为是护士就看轻人啊! 她是稍稍考虑了一下后直截了当地做出回答的。不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那一瞬间她一定是思考过的。

或许大夫选择外科的理由真是“不知道”吧。如果有人这样直率地反问我们自己的话，答案大概都是会是那样的。

这样一想，大夫还真有几个地方让人看不懂。

那么漂亮却完全不想结婚，别管多优秀的男士想接近她，她几乎都不予理会，并且有时会用令人吃惊的严厉眼神盯着我们看……还真是数之不尽。

可是能和大夫负责同一病房，我很高兴。虽说因

为到目前和大夫在同一科室，偶尔也会说说话，可也就是当班的时候或是传达值班护士的请求之类，从没有两人单独说过话。

从这次开始就能自由地和大夫说话了。实际上，负责同一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必须要进行密切的联系，这是理所应当的工作。

但是不仅是工作上的事情，在其他方面也能和大夫亲近起来，这让我很高兴。我想和大夫谈谈天，请她教我许多东西，像恋爱、结婚，还有大夫关于这些事情的想法。

至今只能远远注视的人，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可以和有点喜欢摆臭架子的井川大夫呀、诙谐风趣的千叶大夫呀他们所爱慕的二番町大夫自由自在地说话了。别说工作上的事了，就连其他事情上也能任性讲了!

男大夫们看到我那个样子，一定羡慕死了。

对，我要独占大夫!

并且在男士们热切的眼神中守护她!

我要做到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和大夫说话。这样一来，不论是要威风的医生还是出色的医生，都要拜倒在我的面前。

等等，我在考虑些多么愚蠢的事情呀！一开始空

想，思维就无休无止地扩展开来，跳跃到不受控制的地方去,真是不应该!

无论怎样，大夫是大夫，我是我。就算保护她，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既然如此，知道自己负责二番町大夫的病房时，最初感到的不知所措是怎么回事呢?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真的很高兴。这高兴不是假的。可是下一秒，我又感到了困惑，心情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我一直想在大夫手下工作一次。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因为只是在心里偷偷想想，没有拜托过护士长，所以只是护士长碰巧那么排的班罢了。

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会感到不知所措呢?

难道是因为大夫太漂亮的缘故? 可是我从一开始不就知道吗?

难道是因为男士们都关注着大夫? 可这事我也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

难道是因为大夫是女人? 这也早就知道呀。结果是……“不知道”。

这和大夫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外科的理由是一样的。还真有那么奇怪的一致呢!

总之，我一方面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随着能

够接近大夫，隐隐感到了瞬间的恐惧和不愉快。我不能明确说出那具体针对什么，是种什么感觉。可的的确确有一刹那，一股消极的情绪传遍了全身。

不过就这样吧，“不知道”的事情别管怎么考虑也还是不明白。

我想更了解大夫。现在这是我唯一的期待。

## 序曲 02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五日（星期三）阴

早晨八点，医疗部按惯例召开了病例研讨会。

提交的病例是三零二室的病人西村杏子。

门诊诊断为右乳腺纤维瘤。

讨论结果以及按惯例进行的右乳的穿刺测试、组织片镜检结果和门诊诊断一致，决定如果是纤维肿瘤的话，只需把肿瘤切除；如果怀疑是恶性肿瘤的话，就摘除整个右乳。

我个人看来，癌症的可能性很大。

又是一个人，一个乳房……

病例研讨会结束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患者本人，她漂亮的脸都哭得变形了。

我让她事先通知她丈夫一声。留下这句话后，就

走出了病房。

下午，由于昨晚因肾脏破裂被送来的急诊患者病情恶化，川井大夫执刀再次进行了腹部切开手术，可患者还是于下午四点，死在了手术台上。

在手术期间，患者出现大出血，连我的贴身衣物都被血染红了。

手术结束后，我在手术室的女子浴室里冲了个澡。

多亏在更衣室里有一件可以替换的长衬裙，因为没有内衣，所以不得不把血迹擦擦，暂时穿着原来那件。

话说回来，我还真没想到连内衣都会被血染红。

晚上，井川大夫要请我吃饭，我以太累为理由拒绝了。

回家后立刻钻进了浴室。沾上血渍的内衣就那么扔掉了。

从今天起护士的岗位有了调动，变成了村形万里子、森美代、寺田照子三位护士负责。

村形万里子二十三岁，去年刚从大学附属的高看培训班毕业，还很年轻。

一起巡查病房的时候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会做大

夫呀”、“为什么会学外科呀”。

我回答说“不知道”。

难道对我有兴趣?

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眼睛转个不停。好像还没和男人交往过。

当然，同性恋也……

找个机会试着把她约到我房间里来。

深夜，边听巴赫（托卡塔和赋格曲），边读“乳房摘除”的手术书。

巴洛克音乐既囊括了富有紧张感的快板乐曲，又包含着舒缓的慢板部分，二者相互对照着彼此接近。这种音乐适合我的生理。

## 序曲 03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七日（星期五）晴

今天，一个名叫深町丽子的病人住进了一天就要一万块的特等病房。

我初次见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于是查看了一下从门诊交到住院部办公室的病历卡。这一看，我吃了一惊。

职业一栏中写着“舞蹈家”，年龄为二十六岁。

深町丽子可是T芭蕾的第一人。

我曾看过一次这人的演出。

大概是两年前吧，在东京文化会馆的大厅里，演出的节目是“天鹅湖”。理所当然的，深町小姐饰演的角色是天鹅公主奥杰塔。

虽然当时我的座位在二楼的后排，可我还记得在位子上屏住呼吸，目不转睛欣赏美丽的奥杰塔的情形。

那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并且向我低下头说“拜托了”。

护士这个职业和其他工作相比，得不到什么好处又不引人注意。可是却能够接近名人，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个优点吧。

深町的病历卡上附着知名画家“堂本笃”的名片，当中还夹着直接交给主任医师的委托信。

深町小姐大概和堂本画家认识，而由他介绍给主任医师的吧。由于主任不能直接负责病患，所以就交由二番町大夫负责了。

大概是由于从远处遥望她舞台上身姿的缘故吧，我一直以为深町小姐的身材娇小玲珑。可是一见到本人，我很惊讶地发现她竟是出人意料的高挑身材。我身高一米五五，而她比我要高得多，所以至少也要有

一米六零。

在练习芭蕾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匀称体形配上藏青色的外衫以及与之相同质地的喇叭裤，腰间垂下白色的腰带。理所当然的，当她在走廊中漫步而行时，擦肩而过的人都会回头望她。

深町小姐有张瓜子脸，眼睛凹陷，鼻子尖挺，薄嘴唇，是那种一眼看去会误以为是外国人的具有立体感的脸庞。我想希腊女神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虽然我没亲眼见过。除此之外，她还有着漂亮的身姿。

身为女人的我看着她都会觉得心神荡漾。

只是走路时有些拖着右脚，就像往外侧稍稍画着圆弧一样。

走进病房，换上工作服，看着二番町大夫检查病情，我首次发现深町小姐的右膝盖上方肿了起来，整个儿有些泛红。

我翻了翻病历看看是什么病，只看懂了在诊断结果处写着的首字母为“G”，剩下的都是连笔的西洋文字，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二番町大夫边看门诊病历，边确认了病史，之后进行了对初次住院病人所采取的惯例式检查。

先是观望脸色，然后是把脉、检查咽喉。接着让她解开胸前的衣服，进行了叩诊和听诊。

深町小姐从红色条纹长裙中露出的皮肤白得通透，内衣中显现的乳房虽然小，却很紧致。

不知深町小姐是不是在害羞，涂着绿色眼影的眼睛紧闭着。而二番町大夫像平时一样，用她那漂亮的手夹着听诊器，从乳房周围移到胸口中央然后再至腋下进行听诊。

因为正在进行检查,所以她们两人谁都没有开口。

不知是不是连深町小姐的舞蹈迷们也即刻知道了这个消息，只低沉地回荡着排风扇声响的病房中，装饰着一大束蔷薇花。

我开始时认为房间里那沁人心脾的馨香是由于这蔷薇花的缘故，后来才明白那香味是源自于深町小姐擦的香水。

看着病房里面对面的两个女人，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暧昧气氛。

虽然我到现在也想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但两人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在诊断，倒不如说像在花园中调情般，让人感到既甜蜜又有些淫荡。

深町小姐突然叫了声“痛”，紧皱起眉毛，打破了我如同做梦般的心境。

我慌忙瞪大眼睛，而那时二番町大夫已经结束了

胸部的检查，食指正放在深町小姐微微泛红的肿起的膝盖上。

既然身为护士，我也必须紧张起来了。大夫已经结束了胸部的检查，正在检查腿部，而我却拿着病历呆呆地看着窗边的蔷薇花，也没有想去安抚深町小姐，真是反常。

这种情况如果是井川大夫的话，便会骂道“发什么呆呐”，如果是千叶大夫的话，就会挖苦一句“昨晚上有什么好事吧”。

可是二番町大夫很温柔，所以不会说那样的话。

从叫痛的几个地方拿开手指，大夫问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疼痛的呢？"

“约摸三个月前，从欧洲回来后开始的吧。”

二番町大夫静静地点了点头，这次是将指尖慢慢地由深町小姐的小腿移至了大腿。

这次因为我知道大夫是要检查大腿的淋巴腺，所以事先把深町小姐的长裙前摆掀了起来。

这样一来，不知深町小姐是不是害羞了，“啊”地叫了一声。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是要检查大腿的淋巴腺。"

这么一说她好像接受了，可是随着二番町大夫的

手指逐渐上移，还是将上半身稍稍向上躲闪了些。

大概这时候还是应该事先向她讲明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吧。

二番町大夫的指尖在大腿根部抚摸般的反复按压了几次之后，摸了摸大腿左侧，而后又触向右侧。

将双腿稍稍分开的深町小姐每次被碰触时，都会轻轻吐气，紧闭双目。可不知大夫是不是连她痛楚的表情都不愿错过，一边用手抚弄着，一边将视线紧锁在她的脸上。

我看到大夫漂亮的手在深町小姐那镶有白色花边的花衬裤裤脚起伏，又出现了刚才那股宛如游戏于花园之类的奇特想法。但我不停地提醒着自己：现在有重要的检查要做！

多亏这样，终于得以在大夫拿开手后，立刻将深町小姐的裙子前摆拉下来。

检查结束了。二番町大夫说：

“今天就先做这些。您可能还没有习惯医院吧，不过很快就会镇定下来的。今天好好休息一下。”深町小姐问道：

“这么说，我的病怎么样啊？”

大夫回答道：“好像与肌肉无关，而是骨头肿了。但这病究竟是什么性质，不做进一步检查的话还不清

楚。”

深町小姐锲而不舍地追问道:“能治好吗？”可二番町大夫却微微一笑，说道:“病情的事交给大夫就好了，自己不要闷闷不乐地老想着它。”

住院检查结束后，我在走廊上问大夫:“那位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呀？”大夫只是将两手揣在白衣的口袋里，轻轻地歪了歪头。

大夫是自己也不知道呢？还是不想回答呢？即使如此，回答一声“不知道”也好。可二番町大夫有时会突然逃回自己的世界中，表现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今天做检查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大夫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呢？

难道大夫认为即使和护士说了也没什么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心里还真觉得空荡荡的。

也算是因为没有得到回答而心存报复吧，尽管二番町大夫也在，我一回到办公室，就把病历拿给井川大夫看，并且询问他:“请问这是什么病呀？”

井川大夫看着职业一栏说:“怎么，是舞蹈家呀”，他又说道:“这可不得了啦，是腿部巨细胞瘤。”

我虽然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想起了首字母的“G”就是英文“巨大”的“G”。

“巨细胞瘤，而且是腿部肿瘤。”

“能治好吗？”

我问了和深町小姐同样的问题后，井川大夫说：

“有很多种可能。最坏的一种就是截肢。”

“截肢吗？”

我吃了一惊，大叫一声。正伏在办公室桌子上制作病历的二番町大夫用略显严厉的声音吩咐道：“村形小姐，帮我把门诊病历拿来。”

于是我忙像抢东西似的从井川大夫的手里夺过了病历。井川大夫说道：“什么呀，原来是二番町大夫的病人呀”，然后看向大夫，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补充道：“抱歉。”

有什么抱歉的呀，就是因为二番町大夫不告诉我，我才问其他大夫的。可到了二番町大夫面前，井川大夫就像小师弟一样，一下子变得老实起来，真是奇怪。

平时那么威风，可一谈起恋爱来男人怎么就变得那么温柔了。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七日（星期五）

本想说万里无云的，可天色有些朦胧。

天空几乎万里无云，一片晴朗，所以按照用云量表示的天气情况来说的话，我认为是个大晴天。可是

那片朦胧如果是春霞，也算得上有情趣了，但今天的霞却是烟雾。

因为是周五，所以在门诊待到下午一点钟。结束后来到办公室，村形护士通知我新的住院患者到了。

深町丽子，小我两岁。

门诊诊断为“疑似右大腿巨细胞瘤”。

大体的诊断结束后,我要求她下周开始照X光片。

她是有名的T芭蕾第一人，长得实在是美！大大的眼睛怯生生地仰视着我。是呀，你就这样钻进我的笼子里来了!

略带不安的眼神真可爱。最近都没有这种美了。

不过，不知是不是从小就被期待着将来会成为明星，一直以来都一帆风顺的缘故，稍微有那么点傲慢的感觉。

上村大夫对我说:“会去你的病房，所以就全拜托你了。”

而患者本人则用既放松又带点轻蔑的眼神审视着眼前这种情况，大概是由于发现主治医生是个女人的缘故吧。

这次的病例大概也会先做完各项检查，然后进行穿刺，决定恶化程度后再判断是否截肢吧。

检查时，稍微用力按压一下肿大部，她就呻吟出声，紧皱双眉。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提醒护士说病人的表现夸张了，别让她任性。

正要出办公室，母亲带着糕点来看我了，包装盒里还放了购物券。

她是位年近六十的高雅妇人。听说我父亲以前好像是驻巴西大使。

实验室里的兔子死了两只。

莫非是手术造成的伤害太大了？还是因为右腿被绑了石膏，害它们不能动的关系呢？其他十只也变得相当衰弱。

喂它们吃胡萝卜，还为了预防化脓，给每只注射了五万青霉素。

给兔子绑石膏的时候，我得知了雄兔和雌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雄兔被绑上石膏时，当然是不愿意的，可就连被绑上之后也会不停地弯下脖子去咬石膏，想办法把它解开。

与之不同的是，雌兔被绑上石膏时虽然也同样进

行反抗，可一旦被绑上，不知是否已经认识到就算反抗也没用，抑或是认命放弃了，就只是把绑上石膏的腿耷拉在稻草上，轻轻摆摆耳朵，一动也不动。

并且只要一天，就甘心忍受这种命运了。不久便无可奈何地开始进食。

一边反复进行固执的抵抗，另一边则当情况变差时予以认可，然后等待着不久之后的雨过天晴。

虽然很难立刻判断出二者的态度哪个是正确的，但单从生存智慧来说的话，好像雌兔的更胜一筹。

这存在于雌雄之间的差别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人身上，但就算同是男或女，各个个体也会有差异。

眼前来看，井川大夫是雄性中的雄性，千叶大夫是雄性中略有些雌性的那种。

深町丽子则是雌性之最。悲伤过后，就会放弃挣扎，开始进食吧……

期待中。

## 序曲 04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八日（星期六）晴

今晚六点，在四谷“武”寿司店的二楼举行了中山大夫的欢送会兼尾高大夫的迎新会。

中山大夫在自家附近的中野自立了门户，而尾高大夫好像要从大学被派过来实习一年。

尾高大夫今年二十五岁，听说去年刚通过国家考试，五官端正，是个美男子。

这样一来，护士们可能又要围着他喧闹起来了。

历来如此，一有帅气的年轻大夫过来，护士们就会立刻闹起来。我开始讨厌起这群人了。

尾高大夫好像还是个纯情的小伙子。

护士长和主任们给他倒酒，他就会红着脸喝下。那副拼命努力的样子真是可爱。护士长乘胜追击地又给他倒上。

大家都起哄劝他喝酒，看来从第一天起就很受欢迎嘛。

尾高大夫今天才与我们初次交往，要把大家的样子都记住大概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吧。可护士中已经有人开始在他面前献起殷勤来，也有的人一看到大夫头上冒汗就立刻递上了手帕。

身为女人，我一眼就能看穿那些貌似爱慕大夫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知尾高大夫知不知道她们的爱慕之情，反正会说声“不好意思”一一向她们点头致意。可我觉得那

个大夫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二番町大夫吧。

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无意中看到他干杯的时候曾有两三次偷偷地用眼睛上方的余光看向二番町大夫的方向。

可是二番町大夫又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静静地喝着酒，吃着寿司。

大夫本来食量就小，是不怎么吃东西的。原以为喝酒也只要一瓶左右就够了，可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夫的眼眶微微泛红，整张脸都显得很艳丽。

井川大夫又像以往一样缠着二番町大夫不放，好像在不停地邀请她再去什么地方喝一杯。

我也没什么机会和大夫一起喝酒，所以本想结束后让她带我再去喝一次的，可八点过几分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找大夫，接过电话后，大夫就消失了。

想强留住她的井川大夫追到了走廊上，可过了一会儿就无精打采地回来了，看来后续的聚会也不会进行了吧。

二番町大夫起身离去的时候，尾高大夫也一脸寂寞地用目光追随着她。

这样一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我感到今晚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二番町大夫。

尽管如此，大夫还是让众人感到万分遗憾地先行

离去了。到底去了哪里呢？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不是她的恋人打来的呢？

可是大夫有恋人吗？

我果然还是对大夫的事情一无所知呀！

## 序曲 05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八日（星期六）晴

虽说是星期六，门诊上还是像往常一样喧闹。

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

毫无大碍的患者却来这么大的医院就诊。

比如说门夹了手指呀、孩子跌倒伤了膝盖呀、颈部肌肉酸痛之类的。

当然也不能说这类病情中就没有严重的。就算被门夹了手指，有时也会出现骨折或肌腱损伤。虽说孩子只是摔倒了，有时也会引起骨折呀或是膝盖内出血。只是颈部肌肉酸痛，也不能一口咬定就不会是颈椎发炎或是变形。

可一般来说，这种病例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并无大碍。

手指的情况一般是进行冷敷，摔伤了脚擦破皮的话，涂点红药水再静养就可以了，而颈部肌肉酸痛时，

可以试着用热水泡一下再做个按摩，轻轻活动活动然后让人给推拿一下。做这些事,不就是个步骤问题吗?

最近，怎么说呢，这些情况全都动用到了医院。连受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伤都要送到医院来。

关注医疗，重视自己的身体当然是好事，可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依赖于医院了呢?

过去不像现在这样简简单单地就能到医院来。要先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救助工作，只有不能应付的情况，才会万不得已来医院接受治疗。

这样做当然也有可能导致延误治疗，使本来治得好的病也变得没法医治了，但这种情况也只局限于极少数的病例。

最多一百例中有一例。

重视那一百例中的一例，并不是说连其他九十九例都必须要给予同等对待。那无关紧要的九十九例有必要争先恐后地到医院来吗?

不，我并不是要对患者来医院救治这件事说三道四。因为归根结底医院还是依靠患者来维持的。

可是既然要去，难道不应该首先考虑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医院、在家就治不好吗之类的情况之后再去吗?

大体上来说，就连外行人也应该感到这种状况有些奇怪，不太正常。即使摔到了膝盖，要判断出只是普通的皮外伤，还是扭伤，抑或是骨折，并不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如果是皮外伤的话，疼是疼可还能勉强走得了路，但骨折的话就基本上不能行走了。皮外伤第二天疼痛就能减轻了，可骨折的话疼痛反而会加剧……诸如此类，诸多不同。

即使万一是骨折，判断出不是普通的皮外伤之后再来医院好了。可是明明没什么大不了的，却光考虑些“万一”、“如果”之类的特殊情况，就连不痛不痒的小毛小病也要一窝蜂地跑到医院来，这种风气可不好。举着“万一”的幌子，认为只要去医院就好。如果这样的话，那和不良民主主义一样，都是乘兴起哄。

最常做这种事的，就是健康保险的持有者。持有保险的人原则上来说是不必交纳治疗费用的。

依着“因为免费所以去医院”这个势头，“颈部肌肉酸痛”之类的小病也要到医院来。做出这种事的好像就是社会上那些懒汉，还有满嘴歪理净说别人坏话的家伙。

即便如此，因为是“男人”，在适当的情况下还要

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来摆摆架子哪。

恶心……

当然，也不只是男人，比如说妈妈们吧，就像前面写到的那样：孩子只是摔了一跤就赶紧送来医院。在此之前也不先停下想想能不能在家里治疗。

一是因为嫌给孩子处理伤口麻烦吧，又要涂红药水又要包扎绷带，花工夫真麻烦，所以送到医院来了。是这么算计的吧。

还是以“立刻就送去了医院”来逃脱责任呢？备好了借口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心机也算原因之一吧。

关于医疗方面，古时候起母亲就应该通过经验向孩子传授很多知识。

例如教给孩子“烫伤时要将面粉用醋和匀涂于伤处”、“割伤时要将烟草叶塞入伤口用于止血”之类的知识，而孩子则应再将其传于自己的子女。

虽说这种疗法未必优于现代医院的治疗手段，但是有时以此就足以应付了。至少应急的时候就算只是做这些事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平日里学学这种方法，到了有需要的时候，不会只是惊慌失措地等着医生，而是应该能够以外行人的方法来改善病人的症状。

现在的人们过分依赖于医疗了。而过分依赖的后

果，不就是一旦失去医疗的话，就只能束手无策了吗?

母亲不给孩子处理伤口，除了觉得麻烦之外，还是因为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吧。

总而言之，毫无大碍的患者过度地来医院就医了。从现状看来，这些无关紧要的患者已经妨碍到了真正需要救治的伤员。真是让人不胜感慨。

虽说是无关紧要的患者，但只要他们说无论如何想去医院的话，就不能加以阻拦。但至少也要去附近的那些小诊所吧。

这么一说私人医生们可能会生气，可私人诊所本来就应该是诊治那些小毛小病患者的设施。

像感冒啦、皮外伤啦、轻度腹泻啦，这些情况到该地或者该地所熟知的私人诊所去就诊就足够了。这也是为患者着想。

理想状况是：来大医院就医的都是需要该医院设备和专业医生的疑难杂症患者。应该将综合性大医院和私人小诊所分担的工作区分开来。

这样一来医生和病人都会节省工夫，感到满意的。可现在这种互动状况还远远不行。

患者恃病而娇，比起医生来更相信医院的牌子，而医生之间则互相进行领域之争。

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日本医疗体制的混乱有多么明显。

总之，我不想诊治那些小病患。那些无足轻重的患者，还是饶了我吧!

我并不是特别想赚钱。之所以甘于做个从私人医生看来收入少得多的上班族大夫，就是因为想在大医院里诊治那些只有大医院才会有的、能够提得起兴趣的重大疾病患者。

我不是为了医治那些无聊的感冒啦、皮外伤的患者而留在医院的。

和那种不论什么样的病人，给钱就行的观点不同，虽然可能会被指责“作为医生，这样是不对的”，可我还是期待着能够勾起我的兴趣、能够满足我职业欲望的患者。

从这点来说，芭蕾舞演员深町丽子这样的患者最为合适。

那个病人说不定能从多种意义上满足我呢!

当晚在四谷举行了中山医生的欢送会兼尾高医生的迎新会。

中山大夫今后在中野自立门户了。比起治疗的乐趣，他更注重对钱的追求，所以以后必然会诊治那些小病患。自己束手无策的重病患当然应该送到这边来，

可是想到要赚钱又怎么也不想放手,这是人之常情吧。

中山大夫头脑并非很聪明，却对病人很温柔，是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在大医院工作的人。对病人所说的无聊的事情也要一一点头响应并与之商谈，因此做私人医生的话大概会成功吧。

希望他生意兴隆。

而从大学医院转来的尾高大夫呢，比我低三届。

是个美男子。

并且我想就连他自己也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了吧，不知是由于今天是第一天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是在师兄师姐们面前呢，他做出了一副怯生生的着实纯情的模样。

本质却是个十足色鬼吧。

宴会上很快就被护士们包围起来，成了瞩目的中心。井川、千叶两位大夫因他受欢迎而有些扫兴的样子。三十多岁的男人也会对受欢迎的男士心存嫉妒啊，真令人高兴。

尾高大夫被护士们包围着，还不时向我这边目送秋波。

以为这样做会要效吗?

平庸。

## 序曲 06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日（星期一）阴

报纸上说，由于昨夜刮风，上野的樱花凋谢了许多。昨天麻子邀了我，我却没去，真是后悔。

早上，主任医师巡查病房。

在深町丽子小姐的病房里，二番町大夫从纸袋中拿出五六张 X 光片交给主任医师并进行了详细说明。

因为两人的谈话参杂着德语，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可是从主任医师僵硬的表情中我预测到光片的结果可能并不好。

可是出示光片进行讲解的二番町大夫的表情反倒是生气勃勃的。看着她的表情，又感到结果也不是那么差吧。

深町小姐躺在病床上不安地听着二人的交谈，可能她也只是通过两人的表情来窥测病情，并不明白谈话的内容。

医生之间的对话参杂着德语或是拉丁语，这样一来确实不会被患者知晓其谈话的内容。虽说有这样的优点，但从不同角度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谈话也有反而

会给病人带来不安等缺陷。

可话虽如此，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些。

巡查病房结束后，我给深町小姐的腿重新包扎了绷带。

她问道："光片的结果怎么样啊？"

"我想之后二番町大夫会向我们说明的。二番町大夫的表情很愉快，所以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吧！"

深町小姐很高兴二番町大夫成了她的主治医生。

她说："因为说是外科，之前还心惊胆战地想不知道要给我做些什么恐怖的治疗，可却是位温柔的女大夫，真是太好了。"

深町小姐虽然是主任医师的熟人，可主任医师只负责汇总全体入院患者，并不直接负责各个患者的诊治工作。

作为主任医师的熟人又是疑难病的话，普通应该交由二番町大夫的上级，例如井川大夫之类的人负责。这可能是由于主任医师考虑到深町小姐是位胆小的大小姐，所以才将她托付给了虽然有些年轻、却同样身为女性的二番町大夫。但是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确实，在毫无情趣可言的外科里，女医生的存在

能够安抚病人的情绪。

由此，我们担任了原本不该由我们负责的特等病房的工作。我和大夫都感到工作量额外增加了，可是能够照顾像深町小姐那样的名人，倒是也没什么不满。

下午，二番町大夫在病房里向深町小姐做的说明和我早上所说的内容有些不同。

深町小姐询问病情的时候，大夫有些为难地点了下头，随即又像往常一样浮现出温柔的微笑，回答道：

“对不起，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明天下午开始进行血管造影，这样一来会明了些的。今天只是单从 X 光片进行了各种推测。”深町小姐又问：

“良性呀恶性之类的是怎么回事呀？”

“你得的病是骨肿瘤，简单来说就是骨中长了突起物。这点基本上是没错的。可是肿瘤也分良性、恶性等诸多种类。比如说同样是长在脸上的肿块，可能是无需担心的青春痘，也可能是致命的面痈，有许许多多种情况。骨肿瘤也是一样，先要检查出倒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了解情况后再据此进行治疗。”

二番町大夫的说明虽然简单易懂，但对于深町小姐来说，因为关乎自己的病情，所以好像仅能听懂说

明并不能感到满意。

“如果是恶性的话要怎么样呢？”她问道。

我想起了井川大夫说过的“最坏的情况就是截肢”，屏住呼吸听二番町大夫是怎样回答的。可大夫以相同的口吻说道：

“这要等确诊是恶性之后再考虑，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说完笑了笑。

深町小姐像是被哄住了，老实地点了点头。而二番町大夫则趁着这个空隙，微微低下头退出房间走掉了。

剩下的两个人不由地相视而笑。可是想一想，对于深町小姐的问题，二番町大夫并未做出任何详细的解答。

大夫只留下了一些温柔的气氛，而问题好像还摆在那儿。

以至今身为护士的经验来说，我认为即使不明确却也基本上不用担心的情况下，大夫们会说“暂且没关系”。

大概没有认为病情不要紧时，也说不出这句话的大夫吧。当然，根据回答的大夫不同，答案也有差异，但是认定有可能是良性的时候，急于向患者通报这一好消息是人之常情吧。

这样一想，对于二番町大夫的说法介意起来。我不认为那仅是装模作样。首先，二番町大夫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大夫是不是对深町小姐隐瞒了些什么呢？

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非常想向大夫问个清楚，犹豫了半天又放弃了。

因为根据以前的经验，觉得二番町大夫不会认真回答，说不定还会给我脸色看。

二番町大夫总是对我们很温柔，很亲切，可有时会瞬间把自己封闭起来，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

我觉得大夫似乎有着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面。

这是我对二番町大夫仅有的一点不满，但可能正是有了这一点，我们才更被她所吸引。

## 序曲 07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日（星期一）阴

昨晚起风，放在阳台上的龙舌兰的花盆倒了。

昨天早晨把它和石斛花一起放到阳台上去，晚上忘了拿进来就睡着了。没想到大风竟会将花盆吹倒。

龙舌兰的红叶倒在阳台坚硬的水泥地上，宛若红色衣裙坠落在岩石上一般。

与其纤细的美感不相称，这种植物竟意外地有着其强悍之处呢。

虽属百合科植物，分布在热带的非洲、澳大利亚等地，但在东京也能轻松过冬，不惧严寒。

明明是那么坚强的植物，却楚楚动人地绽放着雪白的花朵，芳香四溢。总觉得它表里不一之处有些滑稽。

改天再把它和石斛、鹤望兰（又称极乐鸟花）、安祖花一起摆到阳台上去。

不知是不是由于听了花店的建议上了过氧化石灰的缘故，鹤望兰开出了和极乐鸟花这一名称相符的花朵：紫白相间，极其缤纷绚烂。

安祖花本来是被放到阳台上去的，后来因为看到午后阳光要变强，又搬回房间里来了。

从喇叭形大苞片里开出的安祖花像蛇芯子一样又红又尖，好似小孩子的生殖器一样小巧可爱。

上午，来了第二批新人。

下午，做了西村杏子延期进行的乳房切除手术。

主刀的是上村主任，助手是我和井川大夫。尾高

大夫中途进来观察学习。

西村杏子与料想的一样，是乳腺癌。

连胸部的筋络都要剥离，花了两个小时。切下的乳房贴上标签放进了标本瓶中。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的乳房如同一把白色的雨伞，在荧光灯的照射下略显苍白，有种凄凉的感觉，比起在杏子的胸口时增添了美感。

看了三十分钟后消除了疲劳。

正往标本瓶中放的时候，井川大夫来了，问我能不能和他共进晚餐。

我说刚做完西村小姐的手术所以不行。他坚持道今晚是千叶大夫值班，交给他没关系的。

强人所难!

这次再拒绝的话就是第三次了，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

姑且先各自出了医院，然后到新桥站前的咖啡店“圣埃克絮佩里”会合。

之后他说知道一个氛围和谐的好地方，就带我去了目黑站附近 G 宾馆的餐厅。

G 宾馆是战前的建筑，听说以前好像是军官俱乐部，很雅致。不愧威严之称，天花板上镶嵌着各种传统画。

我知道同名的 G 园是有名的婚典礼堂和宴会场所，却不知它还有宾馆。

不知是不是因为偏离了目黑市中心的缘故，大厅和餐厅里都是人影稀少，和他所描述的一样安静。

在这里吃过晚餐之后，我们在大厅一角处的酒吧里喝了点东西。井川大夫要了稀释酒类，我点了杯杜松子。

也没说什么话。

就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工作上及家里的事。

井川大夫好像想过些日子就辞掉医院里的工作。上村大夫长他五岁，今年四十三，也没什么迹象要自立门户或是调动工作。这样一来，即使再在这里做下去，基本上也没有希望能升到主任医师了。

因此像是也在考虑着自立门户，可像他那样倔强的人能干好吗?

与不久前开业的中山大夫的情况可是大不相同。

好像三十八岁是个坎儿，一到这个年纪，就必须决定是要自立门户还是继续做上班族。

此外，他还向我倾诉了和太太之间的矛盾。

我记得千叶大夫说过，井川大夫现在的太太以前是护士，是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后结合在一起的。

有一个孩子，好像正在上小学三年级，是个女孩。

向我倾诉和太太的不和，是在向我求助么?

他说:“我的确错了，现在完全没有爱情可言。”

他难道认为“爱会恒久不变”吗?明明说是二十八岁才结的婚，又不是少男少女。

“因为爱情不会长久，所以在结婚前，基督教父都会特意问道‘你们会永远相爱吗?’，然后再让新人起誓。”

我这么一说，他频频点头，真像小孩子一样。

这时候的他有些孩子气，和面对患者时果断利落的井川大夫的形象大相径庭。

是有点醉了吗?还是因为和我在一起心情平静下来了呢?

他恭维我说:“像大夫这样又美丽又知书达礼的女性真是了不起。”又道:“下次我们去哪里旅行来歇口气吧。”

旅行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不可能只是一男一女到处走走看看风景，我想他当然是明白的。

“我并不需要歇口气。”我答道。这么一说，他棱角分明的脸上双眼瞪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劲儿地辩解。

对了，那张脸和日本关公蟹真像。

喜欢上我了吧，没准就是这样。认为感觉不错，就用这么拙劣的借口来邀请我，结果却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想要我的话，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想要”就行了。或者竭尽全力强取豪夺也可以嘛。

虽说强取豪夺也未必能得到吧……

乍一看仿佛带着忧郁气息的绅士般靠近，让人感到全身不适，真想欺负得他抱头哀求。特别是像他那样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男人。

十点钟，他开车送我到楼下。

“接下来一个人做什么呢？”他问道，频频想向我靠近的样子。

下车时和他轻轻地握了下手。黑暗中日本关公蟹灼热的眼神显出了些魅力，至少比在酒吧里讨好我时的样子要强得多。

今晚没忘记把放在阳台上的花盆拿进屋。茂盛的花叶蓦然给房间增添了些活气。

身上好像沾染了日本关公蟹那甩不掉的味道，于是冲进浴室，用海绵从握手的那只手掌开始擦起来。

深町丽子已经睡了吧，她的腿可真美……

# 序曲 08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三日（星期四）晴

下午两点开始在透视室给深町小姐进行因X光片的耽搁而延期的血管造影。

动手术的是主治医生二番町大夫。

进行了全身麻醉之后，从右大腿的皮肤上侧注射了五十毫升的药液，然后再一次性注入造影剂就可以了。大夫一个人就够了，可尾高大夫也跟来了。

多了一个大夫可以观察麻醉状态，是挺有帮助的。实际上是尾高大夫积极要求这项工作的。

尾高大夫还年轻，大概想多实地观察记住些东西吧。虽说如此，他也太粘二番町大夫了。

就连之前进行的采集骨髓液的简单工作，也要大大咧咧地跟着去。

着迷于尾高大夫的麻子见状好像有些沉不住气。两人倒还真是半斤八两。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麻子在追求尾高大夫，而尾高大夫在追求二番町大夫。而二番町大夫还是一副不知情的老样子。另外的两人都还挺自得其乐的。

话说回来，今天二番町大夫可真是美得出奇。不，

与其说美，不如说是艳丽更为贴切些。俊美的鼻子在淡淡的荧光灯的照射下朦朦胧胧地凸现出来。身处于昏暗的透视室里的大夫，就连同样身为女性的我见到了也会惊艳。

搬运人员抬来了深町小姐。她仰躺在透视室的手术台上，内衣的前襟敞开着，露出了胸部，从腹部到足尖，整个下身只着一条白色衬裤。

在她左腕注射了静脉麻醉剂。嘴里数着一、二……等数到十时，深町小姐睡着了。

在此期间二番町大夫站在手术台一侧观望情况。尾高大夫在麻醉起效的时候，为了防止病人的下颚骨脱落，站到病人的头部旁边，双手从耳后将下颚向上推压。而深町小姐一陷入睡眠就停止了呼吸。

这是静脉麻醉时经常出现的情况。连我也知道只要立即拍击患者的胸口，就能恢复呼吸了。

因为二番町大夫两手已经消过毒了，所以拜托尾高大夫道:“请用手击打一下病人的胸口”。

于是尾高大夫松开了扣住病人下颚的手，开始拍打深町小姐袒露着乳房的胸口。可是感觉上只是啪啪作响，并没有什么力道。

“再用点力!”

二番町大夫再次提醒道。但尾高大夫的拍击还是

那么无力，深町小姐一点恢复呼吸的迹象都没有。

突然，二番町大夫用胳膊肘推开了尾高大夫，用带着消毒橡胶手套的手狠狠地击打起深町小姐的胸口。

大夫的身体那么纤细，那么大的力气究竟蕴藏在哪里呢？可能与单薄的胶皮手套和皮肤也有关系吧，整个透视室中回荡着“嘭嘭”的巨大撞击声。

这么一来就连停止的呼吸也没有理由不被唤回。深町小姐像是受了惊吓一样吸了口气后，终于开始了平稳的呼吸。

二番町大夫重新戴好了消过毒的手套。在此期间还要以同样的状态继续进行麻醉，真是麻烦。话说回来，在这件事上，尾高大夫在护士中间的评价急剧下降了。

我和须藤护士目睹了那个场面，而须藤护士和麻子的关系不好，所以马上开始向大家宣传起来：“尾高大夫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也就光长得好吧。身为医生实在是太差劲了。胆小怕事，连击打个胸口都做不来。”

那个大夫也是的，要不是非得跟在二番町大夫后面，就可以不用丢这个脸了。

但这么说起来，二番町大夫究竟用了多大的力气

拍打的呀!

即使血管造影结束后回到病房，深町小姐的胸部横过乳房依然赫然印着大夫的红色手印。我大吃一惊。

话说起来二番町大夫看起来这么温柔，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击打呢？这么一想突然觉得大夫有些可怕。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三日（星期四）晴

早晨醒得早，于是用发卷在头的前部做了卷发，再将其垂到额际。

这原本是适合少年形象的发型，但可能是由于卷发的漩涡吧，反而增添了华丽感。

是不是有点花哨呢?

可是已经有些厌倦了那留在耳际毫无特色的卷发了。

整理了头发之后又画了唇线，耐心地涂上了口红，用唇膏将唇瓣涂出湿润的感觉。

照照镜子发现脸有种妖艳感。兴许偶尔化这种妆也不错呢!

上午中山大夫打来了电话，说他之前诊断过的一

位叫井上某某的病人偶然去了他的医院，如果还留有该病人当时的病历的话，向他描述一下情况。

我决定查找一下后再给他答复。

说着说着，他跟我提到："要是有离我这近的病人，请送到我这里来吧。"说的真是可怜。

听他说一天平均只有十个病人左右，到现在还没有做过一例手术。

我说刚开业不用着急，可他基本上是靠借款经营，所以会着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下午进行了深町丽子的血管造影。

在透视台上给她进行了麻醉。

我命令她跟在我后面数一、二……她这么做了。

数到六时声音有些奇怪，数到九时打了个哈欠，数到十时慢慢进入了睡眠。

同以往一样，瞬间停止了呼吸。我拜托尾高大夫迅速击打她的胸部施加刺激，可是他啪啪地拍打着，那种击打方式就像女人一样。

我看着看着就受不了了，还带着消毒手套呢，就狠狠击打起来。

尾高大夫吃了一惊，抬头望着我。虽说是新手，也太软弱了。之后他惭愧地把眼睛移开，结束后也是

悄悄地低着头离开了。

以此那些被迷昏头的护士们也该清醒些了吧。其实原本比起他装模作样的时候，还是失落时的表情更有魅力呢。

一小时后回到病房里，深町丽子的胸口上还残留着手印。

即使如此，她的乳房还是那么紧致。我就是知道这样才全力击打的，可还是感受到了反弹回来的抵抗感。前天摘除的乳房形状也不错，可是没有那种反弹的强烈触感。

虽然形状又好又紧致，但遗憾的是，深町丽子的乳房已经不属于处女了。不论是受到击打时像蛇扬起镰刀形脖子一样突起的的乳头还是乳晕的色泽都表明早已知晓男人了。虽谈不上相当多，大概也和不少男性发生过关系吧。

像是印证我的想法一样，从麻醉中醒来时，她小声叫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好像是叫着“康……”

她有个名叫“康”的男人吗？向村形护士询问有没有男人来探视时,她回答说到目前已经见过五个了。

那么美丽的容貌，当然有男人靠过来了。可是被

男人们众星捧月的日子说不定就快到头了。

傍晚看了血管造影的片子。

血管到了肿瘤的地方严重分叉、扭曲，部分地方出现回旋。

和料想的一样：疑似恶性肿瘤。

在办公室的荧光板上看光片的时候，千叶大夫进来了。他仔细地看了看后小声嘀咕道：

“那么一个美人真是可怜。”

又说：“像她那样的，即使腿被截了肢，还是愿意娶来做老婆的。”

我打趣道：“要真是截肢的话，不如把截下来的肢体带回家吧！”“说的也是。”他频频点头道。

这不是开玩笑。她肢体的去处早已决定好了。

要回家时，井川大夫来到了研究室里。

他问道：“今晚不出去喝一杯吗？”十分无精打采的样子。听说昨晚和他太太大吵一架后，太太回到横滨的娘家去了。

难得单身一人，玩些更聪明的东西不是更好吗？还是说和我一起喝酒对他来说是最高明的选择呢？可是我没兴趣同情那些老婆跑掉的男人。

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和表妹田井品子在涩谷吃了晚饭后去了六根木的“萨福”。

品子光是听了“萨福”的名字，就露出了颇有深意的笑容。

怕是只单纯地想到了女同性恋的事吧。

萨福是古希腊的女诗人，她和女友及女弟子的亲密关系被爱慕者们误解，说她沦入不伦之爱。我对表妹如是说明她却不能认可。

没办法，只好连“莱斯波斯”（萨福的出生地）的事情一起加以说明。

之后，在公寓里，我们与以往一样……

## 序曲 09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四日（星期五）阴

虽然樱花季节已经结束，但寒意又重新袭来。房间里的暖气从这月开始停供，所以早晨冷得不行。

昨晚和同屋的麻子值晚班，十二点之后回到家，困意早就不见了。

“你是怎么想的？”麻子立即提起了尾高大夫的话题。

麻子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值晚班，好像听说了昨天下午 X 光室发生的血管造影那件事。

说什么对于尾高大夫一点胆量都没有、不值得信

赖之类的评价有些过分。

尾高大夫做医生只有一年时间，而且这一年也只是在大学医院里，没怎么接触过患者。没道理把他和已经当了四年医生的二番町大夫相比。

虽说是男人,没有经验的话只凭胆量也是不行的。虽然作为医生还不成熟，但这也不是尾高大夫的责任啊，更别提什么他没有男性魅力之类的话，真是说得过分了。

简单概括一下，这些就是麻子的意见。

我想她大概是听须藤她们说了什么了吧。麻子十分气愤，提议要出去喝酒。

我说:“已经这么晚了，没有店会开着了。”麻子递了个眼色道:

“那，你等着。”就出了房门。

十分钟后，麻子抱着个贴有礼签的箱子回来了。礼签上注有“聊表寸心”,下面用毛笔写着“深町丽子”。

麻子解释说值晚班到了下午七点左右，尾高大夫晃到办公室来，对一个人值班的麻子说:“我不需要，你拿去吧。”

麻子说:“难得病人的一番心意，您还是收着吧。”尾高大夫却说:“我在家也不怎么喝酒。”

病人给大夫送礼是常有的事。

至于礼物，病人们经常会向我咨询:“送些什么才好呢？”我也只能回答说只要送些自己觉得好的、又在承受范围之内的东西就好了。

本来也不会因为给大夫和我们送了礼而在治疗或看护病人的时候给予酌情照顾。谁也不会想要以此作为标准来进行差别待遇。实际上，患者摆在眼前，是根本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会感觉受到什么差别待遇，绝大多数是出于患者自己的偏见。

比方说收到什么礼物的时候，有时会不小心在别的患者面前说出“昨天真是谢谢了”之类的话。

“千万不要在别的病人面前道谢。谢的话要等到这个病人一个人在的时候。”

主任师姐曾这么告诫过我，但我总是会忘记。

而且大房间的病人很少会只有一个人在场，只和那个人悄悄道谢真是太难了。

病人因为无聊就容易偏激，所以我们如果只对特定的病人亲切说话、悉心照顾的话，立刻就会这个那个地琢磨起来。这一点上和照顾小孩子没什么分别。

所以收礼的时候一定要多方注意。

最近大夫们中有很多人收了礼物也保持沉默，不去道谢。大概是怕多余去道谢反倒让其他病人心存偏见而不好应付吧。

不去道谢的大夫有主任医师（他是由于熟人呀经人介绍的情况比较多，说不定私底下去道谢）、井川大夫和二番町大夫。

道谢的有千叶大夫和已经辞职的中山大夫等人。至于尾高大夫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

不去道谢是在表明不会被病人的礼物影响治疗态度的决心呢？还是嫌去道谢麻烦呢？说起来的话，还是傲慢形的大夫多些吧。

比如说井川大夫。

二番町大夫属于哪种类型呢？

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骄傲，可看她什么也不说的样子，说不定有自己特殊的理由呢。

与之相反，我认为道谢是由于接受了别人的好意而流露出来的自然而然的感情。

我们护士是尽量要和送礼的病人悄悄说声谢谢的。可是对于大夫们来说，除了巡查病房的时候，基本上和病人没有机会接触，因此找机会道谢挺难的。

可能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吧。但对我们来说，还是

比较认同与病人道谢的大夫。

因为许多病人送礼都是由陪同的人拿到办公室，再嘱托我们说“请把它交给某某大夫”的。

我们介入其中把礼物交给大夫，如果大夫们不去道谢的话，病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把礼物拿给大夫，而是把东西私藏起来。这种担心也是存在的。

话虽如此，但拜托我们转交的都是极其普通的东西。虽然这么说有点过分吧，但确实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至少没有人要我们转交过现金。

大致上都是清酒呀一箱威士忌呀之类，还有烟和贴着标签的 T 恤衫。

病人不知道大夫们的喜好，就会问我们:“那位大夫喝酒吗？”或是“抽烟吗”？

病人送礼一般都选在住院时、出院时还有手术后。

其中也有频繁送礼的，但整体看来也不是所有病人都会送。而且就大夫们来看的话，收到一打啤酒或是一瓶清酒也不会带回家，结果一般都是大家一起在办公室里喝了了事。

这样看来，即使送了啤酒或桶酒之类，大夫个人也拿不到什么好处。

至少箱装的威士忌、香烟之类的话，是不会大家

一起分享的。可关系好的话，好像还是会拿来分的。总之外科的大夫们之间像是有着在同一个饭碗里吃饭般的强烈的亲近感。

这么想来，还是贴有标签的 T 恤衫啦、领带之类好，最易个人享用。当然，商品券啦钱之类的也是这样的。

我们护士多数情况下会收到水果和点心，所以也会大家一起享用。因此要是偶尔收到手帕、围巾之类的个人物品就会窃喜起来。

话说回来，深町小姐为什么要给尾高大夫送礼呢?

尾高大夫又不是深町小姐的主治医生。也没听说过他们认识呀。

深町小姐的母亲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我想她一定事先给主任和二番町大夫都送过礼,请他们多关照了。可是有必要连给尾高大夫都送上礼物吗?

我问了麻子，她满不在乎地说:

“血管造影时帮了忙了嘛!”

但是就帮了这点小忙有必要送礼吗?

“可就是今天傍晚送给我的嘛，难道不是吗? ”

麻子毫不怀疑地说道。

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了。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真是太细心了。

“给那个别说帮忙了，反倒碍手碍脚的大夫送礼？”

我终归没能将讽刺的话说出口。

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威士忌。并且还是名酒中纯黑的那种。听说这么一瓶就要将近七八千块。只是给帮助检查的大夫就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不愧是住进特等病房的人才有的大手笔呀!

不知是不是因为酒好，听麻子说着说着，两人就喝了大半瓶。

喝着喝着，想到尾高大夫明明会喝酒，为什么要送给麻子呢？觉得不可思议起来。

麻子说:“早想过这威士忌很值钱了”，又道:“那位大夫收到不合情理的礼物就不要!”

说完了这些话后酒劲儿渐渐上来了。

竟说出“尾高大夫说不定是喜欢我呢”!

麻子这家伙，又得意起来了吧?

送了从病人那儿收到的礼物就认为是看上自己了，这也太草率了吧。

看来麻子对尾高大夫相当着迷。那个大夫到底哪儿好呀?

只因为他年轻、长得帅又是单身就迷恋他的话，也实在是庸俗。

我就喜欢更年长些的、超过三十五岁的沉稳男人。不然的话，像二番町大夫那样绝对漂亮的大姐姐也好啊！

“送了那么贵重的礼物，看来深町小姐说不定对尾高大夫有好感呢！”

我说了句挖苦话，麻子立刻红了脸，矢口否认道：

“那人可不行！腿不行了呀！兴许会截肢呢！”

那种说法就好像期待着截肢一样。

以这种情况看来，麻子可被尾高大夫迷得不轻呐。只要那人稍微搭句话，好像什么都会答应他。

危险啊……

在护士学校的时候就因为迷恋实习医生远藤大夫吃过亏，看来已经忘了吧。

麻子还真容易迷上人呢。

一喝醉酒就哭得稀里哗啦的麻子不住地说：“我喜欢尾高大夫，喜欢他！”闹到凌晨三点钟才睡。

全怪她，今天早上难受死了。

醒来好不容易起了床，却在上班的时候头部丝丝作痛。别管多好的威士忌，喝多了也会这样的吧。

早上醒来，桌子上散落着酒瓶和酒杯，房间里弥漫着威士忌的味道。

麻子今天还是晚班，正舒舒服服地睡着。我有些生气，但还是强压着火气去医院上班了。

早上巡查病房的时候，二番町大夫告诉深町小姐下周三要进行腿部肿瘤的穿刺手术。

并解释说:“血管造影的结果也不能一概排除是恶性肿瘤。”

这倒像是大夫会用的那种小心谨慎的讲话方式。

下午去了深町小姐的病房,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要不是癌呀肉瘤之类的恶性肿瘤就好了。”

光听二番町大夫的说明,会那么想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大夫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实情了呢？如果已经知道治不好了还那么说的话，大夫该是多么残酷的一个人啊！不，那种说法也许对病人来说比较委婉。总之我是看不明白。

不知是不是由于昨晚太累的缘故，吃过晚饭后困意马上就袭来了。

多亏麻子帮我打扫了房间，铺上被子就睡下了。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四日（星期五）阴

早晨进行的会议（病例研讨会）上，血管造影及各项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所以开始讨论深町丽子的病情。

上村主任和下面各位医生的意见中，多诊断为“巨细胞瘤”。

正规来说必须还要进行病理检查，但也不能一概排除“恶性”的可能。

下周三下午进行的穿刺手术中，将会摘除部分肿瘤送去做病理鉴定，如果显微镜的检测结果确定是恶性的话，还要再进行讨论。

早上巡查病房时告诉了深町丽子这个结果。

她睁大了那双睫毛修长的眼睛，反问道：“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进行穿刺的目的一是确认是不是恶性，另外还包含研究学问方面的兴趣。

穿刺本身并没有治疗效果。

于是我只能答道：“也不能否定恶性的可能。”

看似明白却不明白的回答。自己想着是 A，却暗示人 A、B 皆可的说法。说起来近似于国会答辩了。

话说回来，深町丽子那羚羊般的腿是多么的美啊！

如果把那条腿切除的话……

拥有天生美貌的傲慢女郎就要变成跛子了。斜着肩，撑着腰跟在我的后面。

我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刺激着她的神经，让她亦喜亦悲。

不久她就要进入我的掌心中。将要沦为我奴隶的可爱的小宝贝啊……

晚上，表妹田井品子打来了电话。

用娇媚的声音说道:“姐，还好么？昨晚可真过分!”

明明上了大学三年级已经二十一岁了，还是一副未经人事的样子。她父亲的血脉应该更淫荡吧。

去过“萨福”之后带她回到公寓里，轻轻地爱抚了她的乳房。

品子的乳房较大，与她娇小的体格不符。可是乳头埋没在乳晕中，发育得并不好。还没经历过男人。

这次刚开始时也惊慌失措地想逃，但中途开始小声地呻吟出声了。

折磨处女自有其妙不可言的滋味，但过后却残留下一种无趣感。而且小声反抗的时候感觉还好，可中途大胆起来，感受到快感扬高了声音后，我也就没了

兴致。

一个小时的爱抚过后，轻轻地接了个吻就让她回去了。但是看她今天来电话的样子，像是还想见面。

本来真想邀她的，但是后来想刁难她一下就什么也没说。

说了将近三十分钟关于学校、朋友之类无聊的话题之后挂断了电话。

年轻又听话是她的可取之处，但我不太喜欢和她之间的表姐妹关系。

之前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向叔叔婶婶保密。

品子到底能不能守住这个秘密呢？最近还得约她一次，必须把这件事情讲讲清楚。

这点上看来，如果是护士村形万里子的话，她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大概就没那么麻烦了。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七日（星期一）晴

下午两点开始进行了深町小姐大腿处肿瘤的穿刺手术。

据二番町大夫所说，临床上好像是巨细胞瘤之类的东西，为了明确起见，摘除了部分肿瘤送去病理检查，在那里用显微镜进行研究。

名为巨细胞瘤的肿瘤主要生成于手脚关节附近的

地方，由于肿瘤中有着异常巨大的细胞而得名。

虽然生成于骨头上，但多为良性，只要摘除肿瘤就好了。偶尔也会是癌呀肉瘤之类的恶性肿瘤，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好像必须要从肿瘤的上方进行截肢。

我听说之后吓了一跳。

从没想过深町小姐会被截肢。如果万一真是恶性，要截肢的话……

那人是芭蕾舞演员，腿就是生命。

那么美的腿要被截掉，想想就觉得呼吸困难。

“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吧？”

我再次询问道。大夫说：

“也许吧。”微微笑了笑。

难道是我的问题太幼稚而感到可笑吗？可我真是认真的。

因此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之后又问了尾高大夫同样的问题。

据尾高大夫说，巨细胞瘤分为一级到三级不等。一级的性质最好，三级情况最差。如果是一级或二级的话，只要把肿瘤部分摘除就好了，可三级的话就要截肢。这种情况即使只去除肿瘤，恶性细胞也会通过血管传遍全身，会有致命的危险。

“但那好像不是什么恶性肿瘤。”他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虽然尾高大夫不怎么值得信赖，但暂且放心了。

如果真要切除这么美的肢体，那简直是对神灵的亵渎。

当然，深町小姐自己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吧。

对于二番町大夫所说的“只是摘除部分肿瘤拿到显微镜下研究”的话原原本本地相信了，并且还满不在乎地说:“这种地方应该能用显微镜研究吧。”

我认为绝对没问题，这只是作为手术前的一个程序而进行的全面检查。

可是，之前的西村小姐就是用显微镜研究乳房切片查出了患有乳癌而被切除了乳房。

那个情况是用显微镜观察前就已经大致推断出是癌症了，所以毫无办法。但想到她那检查结果竟是切除，我还是担心起来。

听说三级巨细胞瘤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但是万里有一啊!

希望不会是那种结果……

我不信那人会失去自己的腿。

我跟麻子一说，她边说着：“没关系的啦。”却又道：“可如果那人被截了肢也有点大快人心呢！”

说了多可怕的话啊！我完全呆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事后想想，我觉得自己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在这么想着。

可这也太残酷了。麻子可能是因为尾高大夫的缘故，不怎么喜欢深町小姐吧。

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夜里不知道为什么梦到深町小姐哭着说自己被截了肢。

## 序曲 10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七日（星期一）晴

下午进行深町丽子的穿刺手术。因为是个简单的手术，所以静脉麻醉后，用了十分钟就结束了。

取出了三处肿瘤切片，直接送往病理检查室了。等待检验结果，到周三的例会上提交。

可能是长时间穿舞鞋的缘故吧，她的足尖都向内侧凹陷。明明都躺在病床上了，却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

话说回来，不知是不是经过锻炼后，人的腿都可

以变得这么美呢？还是天生的呢？

不论看多久都不会觉得厌倦。

由于麻醉的关系而沉睡的脸庞还是那么美，鼻子向上高挺着，长长的睫毛将眼睛覆盖住，像是等着人去爱抚她一样。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八日（星期二）阴

今天值晚班。下午四点出勤后听麻子说深町小姐的腿已经确定要截肢了。

不会吧……

我大吃一惊，忙向二番町大夫询问，她只是沉默着点了点头。问她截肢的原因也没有回答。

是因为这种事就算和护士说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吗？

晚上值班时又向千叶大夫确认了一下，果然是真的。反正从检查室送来的结果好像是“恶性三级”。

千叶大夫说：“三级的话就没办法了。”

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大夫犹豫着要不要截肢。但事到如今要是由于无聊的同情心导致病情延误丢掉性命的话就不妙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要进行截肢。

“可是，真是那么恶性的东西吗？”千叶大夫还

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绝对是搞错了。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我激动地说道。但是检查室的鉴定结果好像是不会出错的。

太可怕了，想不到的事变成了真的。

好像还没有把截肢的消息通知深町小姐。

晚上她那作曲家未婚夫来探视，病房里还传出了笑声。

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她的任务自然是落到了身为主治医生的二番町大夫身上。可大夫要怎么跟她说呢?

得知要被截肢的深町小姐会说些什么呢?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这一残酷的时间临近了。

晚上又梦到深町小姐哭泣。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八日（星期二）阴

决定深町丽子右大腿部截肢。

半夜风大起来。

晚上睡不着，“白色猎人”这个词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是啊，白色猎人……

# 第一章 截肢 01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十九日（星期三）晴

今天下午深町小姐大闹起来，花了半天时间才把她制住。

原因是上午巡查病房的时候，二番町大夫告诉她："检查的结果是恶性，必须要进行截肢。"

瞬间，深町小姐就像是听到别人的事情一样，之后又问了一遍："说什么？"

二番町大夫又解释了一遍。听完后过了几秒钟，深町小姐像是发了狂一样哭出声来。

"不要，我决不要！"

摇着脸庞大声叫喊，之后叫道："就是死也不要！"

被告知这种事的时候，大多数患者都是瞬间面部表情呆滞。不是接受了事实，而是太过于惊呆，话都说不出来了。确实，这个时候的深町小姐也是眼神凝滞，直直地望着二番町大夫，眨也不眨一下。

之后表情突然变化，深町小姐就那么无休无止地大哭起来。时而叫喊，时而用被子蒙住脸，时而又像疯了一样抽抽嗒嗒地哭泣。

真是可怜。我非常能够理解深町小姐的心情。

二番町大夫看着不住哭泣的深町小姐，沉默地走出了病房。

大夫真是冷静。

可是大夫如果回来的话就好了，剩下我们在那里，可真是到了霉了。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和她的母亲一起安慰她平静下来。好不容易能够回去吃午饭了，可之后的情况更糟糕。

午休结束后回到办公室，还没过十分钟，深町小姐的病房就响起了刺耳的警铃声。我连忙跑过去一看，发现她的母亲缩在角落里，而深町小姐从床上爬了起来，书呀、水果呀、花呀，只要床周围抓得到的东西都往外扔。

“不，我决不要！要是截肢我就去死！杀了我吧！”

美丽的卷发被抓乱了，她哭泣着，往地上乱扔东西。

她的母亲好像已经制止不了了，只好把我叫来。

我和她母亲协力想让她老实休息，但不知道她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先是甩开了正抓住她手的母亲，

我一靠近，又用方便的左腿狠狠地踢打我的侧腹。

最后又用极大的力气乱扔床边的布娃娃、杯子和花瓶。

这样实在难以制服她。求助于麻子和康子，最后也只能把她按到床上去。即使如此她仍然很激动，手脚乱摆乱动，大声哭泣。

我鼓励她说:“打起精神来! 为了这件事意志消沉可不行!”

“你们根本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她这么一说，我也找不出可以安慰的话了。

可是这么被她大吵大闹也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我不住地说:“还没决定一定要截呢。”但就连说这话的本人也知道这种安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真是很难处理啊!

她这样激动的状态也不见收敛，瞄准我们疏忽的时候又起来抓挠床单，乱扔东西。没有办法，只好请来了二番町大夫。

大夫一进房间就皱起漂亮的眉毛。但她很快就来到深町小姐的面前，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检查室只说是恶性,并没说一定要截肢。说不定不用截呢? 总之手术前请保持心平气和。”

接着又嘱咐我们给她喝了一剂溴米那制镇静剂。

留下一个轻轻的微笑后走出了病房。

就像刮过一阵清爽的凉风一样，她仅用一句话就使得发疯般哭泣的深町小姐止住了哭声。

“可能不用截肢吗？”深町小姐又确认了一遍后，只剩下了轻轻的啜泣声。

还是大夫的威力大！我们四个人恶战了将近两个小时，而大夫只用一句话就让她骤然安静下来。

可是那么说真的好吗？早上巡查病房时明确地说要截肢的，下午却又换了个说法。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啊？如果是信口胡说的话是不是有些太过份了？可这是大夫的职责所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话说回来，还真是没有比癌症呀肉瘤之类更可怕的病了。虽说人生有幸运与不幸之分，但我想没有比患上可怕的疾病更加不幸的事情了。

总之这种病不管平日里怎么注意、保养，也是防不胜防的。

深町小姐也不是什么坏事做多、心肠恶毒的人。

天上的神仙在想些什么呢？

先不说这个，今天在病房里照顾深町小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她不就是个被惯坏的孩子吗？

是呀，长在好人家，从小一帆风顺地被养大，所以就是比我们任性些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今天的闹法还是有些过分了。

我到目前为止也见过几个被截肢或是切除乳房的病人。

可是决定被切除的时候他们虽然伤心，但那样大吵大闹的我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然，深町小姐是芭蕾舞演员，失去了腿就意味着失去舞台、事业、荣誉……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所以和普通人的情况有所不同。

从这层上想来还真是可怜。

如果被截了肢她会怎样呢?

手术日期就在明后天了，却又说也许不用截肢，二番町大夫打算怎么办呢?

截肢还是不用截肢呢？明明是别人的事情，却想起来就觉得胸口一紧。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十九日（星期三）晴

上午在门诊看诊时,《周刊女士》打来了电话询问深町丽子的病情。

我以正在诊断为理由拒绝了。对方又问下午怎么样，我再次拒绝了。因为对方还是还很执着的样子，

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诊断时打来电话太没礼貌了。

就那么想问深町丽子的事吗?

上午通知了她截肢的事情。

她瞬间呆住了，也不出声。

之后好像吵闹起来。一个小时后，我被叫到了病房。过去看了看，大声吵闹、又哭又叫，果真正上演着一场悲情戏。

悲伤哭泣的脸庞，还真是美。

听她母亲说她已经秘密订婚了，未婚夫是作曲家门胁康介。之前血管造影后叫的“康”就是这个男人吧。

她母亲边说着边哭了起来。

我姑且说在手术室切开伤口时发现或许不用截肢也可以，先让她们平静下来。

然后提醒她们清除利器、绳索之类的自杀工具，严加看守。

晚上，尾高大夫打来了电话。

说深町丽子暴躁起来企图咬舌自尽。我回答说试着按住她并给她注射强度镇静剂。

想想尾高大夫那张发愁的脸就觉得可笑。

一个小时后尾高大夫又打电话来说已经安静下来

了。之后又谈到加缪的荒谬论，控诉起了没有任何预告、没有任何理由就某天突然袭来的恶性肿瘤的荒谬性。

他好像认为那是个非常周密的理论。虽然无聊但也听了会儿。

他只说到了荒谬的残酷性,却忽视了其美丽之处。

降临在深町丽子身上的荒谬是多么残酷而美丽啊!

猎取那如同古希腊雕像般完美无瑕的腿。这种狩猎是多么华丽而美妙的事情啊!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二十日（星期四）阴

决定明天下午两点钟开始进行深町小姐的手术。计划表上已经写上了“右大腿截肢手术”。

深町小姐还想着可以不用截肢呢。如果从手术室回来知道已经被截肢的话，得多么伤心啊。

家人好像都已经放弃了，难道还是不应该告知本人真实情况吗?

话说回来，从诊断为恶性肿瘤到进行截肢，动作还真是快。

如果放置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延误治疗吧?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二十日（星期四）阴

决定明天为深町丽子截肢。

延迟的话，对我们两人的精神健康都不利。

## 第一章 截肢 02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进行深町小姐的手术。

成员为：主刀医生主任上村大夫，第一助手二番町大夫，第二助手尾高大夫。

二番町大夫在手术前一小时来到病房进行诊断。测过血压之后，对一直沉默的深町小姐说了句："请放心吧!"并展露出了笑颜。

因连日的哭泣而看上去老了十几岁的深町小姐只是看着白色的墙壁，一句话也没说。

可是一个小时后被抬上担架车送往手术室的时候，虽然喝了镇静剂，神志不清，但还是不停地说着："不要截肢……"

听了都觉得难受。

手术室是独立的部门，护士也是不同的，所以我

们作为病房护士并不清楚手术进行得怎么样了。

现在那美丽的腿正在从根部被切除吗?

直到三点钟，我都因想着那件事以至于不能专心工作。

心神不宁地看了几次表，还想着说不定手术中止了呢。

深町小姐过了三点还没有回到病房。不久到了四点钟，该交班了。可她还是没有出现。

过了四点钟可以回去了，可我因为担心留在了办公室。

结果深町小姐是四点二十几分回来的。

听到对讲机中传出由手术室响起的“深町小姐的手术结束了，请把她带回病房”的声音，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躺在担架车上的深町小姐由于麻醉的缘故还在沉睡。她那因失去血色而苍白的脸上投下修长睫毛和美形鼻子的浅影，我看着看着竟产生了一种好像在看什么崇高的雕塑一样的感觉。

我明明不上班，却跟在担架车的后面进了病房。

森护士和见习的安井护士在把盖在深町小姐身上的毯子拿掉，想把她移到病床上去的时候，我们三人

都忍不住叫出声来。

花睡衣下面露出来的只有一条腿。

被截肢了……

把她移到床上，掀开睡衣的下摆一看，露出的是深町小姐那包裹着白色绷带、像棍棒顶端一样变短的腿。

明明知道截肢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之后还是完全乱了阵脚。

到现在还是不能相信那漂亮的腿就这么没了。那时看到的裹在绷带里的腿是不是幻觉？会不会是一时看错了?

可是，没有错。

随后大夫来看了一下患者的情况。我问道:“真的切除了吗？”大夫回答说:“看样子不就知道了吗？”

确实看样子就明白了。因为眼见为实，腿确实是没了。

但是手术后大夫好像非常不开心。

森护士在挂点滴瓶的时候花了点功夫，大夫就责备道:“干什么呢！磨磨蹭蹭的!”声音虽低却很尖锐，甚至还发出不耐烦的咂舌声。

接着又对深町小姐那围在病床边抽泣的妈妈和妹

妹说“别碍事”，就把她们都赶到病房外面去了。

连续数天被深町小姐的悲伤所困扰，大夫可能身心俱疲，有些烦躁了吧。

话说回来，从麻醉中醒来的深町小姐发现自己的腿没有了，会说些什么呢?

大声哭泣吗?不，不会仅仅是这样，这次不会真的要寻死了吧!

明天大夫会向醒来的深町小姐说些什么呢?

真不愿和那样的深町小姐接触啊。

一直考虑截肢的事情，过了十二点也睡不着。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晴

下午进行了深町丽子的右大腿截肢手术。

由右大腿膝盖上方十五公分处开始切除，进行了筒状缝合后于四点钟结束。

切除的肢体放到地下研究室标本瓶中的福尔马林液里进行保存。

肿瘤部呈土黄色肿起状，而膝盖以下的部分由于失血就像白蜡烛一样。

手术后匆匆洗了个澡就赶到病房去了。病人的母亲、妹妹及亲属，一群人都围在病房里询问手术结果。我把截肢的事告诉他们，他们先是瞬间目不转睛地盯

着我，不一会儿一起哭出声来。

特别是她母亲哭得很大声。小宝贝被打了麻药，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睡觉。

晚上是井川大夫当班。是他的话，我就放心了。

回去时去看了看放在研究室角落的标本瓶中的断肢。

深町丽子的肢体在福尔马林液中轻轻地弯着膝，脚尖踮起着，仿佛眼看就要翩翩起舞般，又像是在乞求人原谅似的跪着。

从今晚开始，你就只是这样一条无人理会的断肢了……

那种美丽永远也不会逝去了。

晚安……

## 第一章 截肢 03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晴

今天早上护士交班的时候，值夜班的麻子眼睛熬得通红。

交班时问了一下，她说昨晚深町丽子从麻醉中醒

来发现被截了肢，陷入了半疯狂状态，大哭大叫。

听说她的声音实在太吵了，周围病房的病人都没能睡觉，可谁也没有抱怨。

可能大家想到深町小姐的悲伤，都不想抱怨吧。

看护记录上写着从昨晚到今早，打了两支麻醉和两支镇静剂。

早上六点测得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二。大手术后都会多少发点烧的，之所以会有点偏高，可能是因为哭叫吵闹的缘故吧。

我立刻去深町小姐的病房看了看，不知是不是早上注射的镇静剂的效用，深町小姐把脸埋在枕头里正在沉睡。可是眼睛周围又红又肿，一看就知道昨晚哭了一夜。

一小时以后在办公室见到了二番町大夫。大夫看过深町小姐的温度板又看了昨晚的看护记录后去了病房。

大夫去病房的时候，深町小姐已经醒来了。想到两人交锋的情形我颇为紧张，可结果却出奇的简单。

“疼痛减轻了些吗？”

大夫问道。但深町小姐什么也没说，一下子把脸

转了过去。尽管如此，大夫还是表情温柔地掀开了毯子，看了一下隔离架下的腿。

切割处的伤口用纱布包扎着，上面裹着绷带，绷带上又覆上弹力绷带。

大夫自己沉着地将绷带拿下，露出了伤口。

切割处的顶端像三味线的拨子一样向左右扩展着，在其两侧可以看到橡胶疏导管。

二番町大夫命令我抬起腿的一端，然后用拿在手里的纱布挤压疏导管的周围。深町小姐瞬间大叫道:“好痛!”，脸剧烈地左右晃动起来。

深町小姐的母亲不堪忍受，捂住了脸。深町小姐不停地大声叫喊，而大夫则无动于衷，继续挤压。

疏导管的两端滴下了积血和腐肉样子的东西，下面放置的容器染成了黑红色。

在此期间，深町小姐不住地哭喊:“住手！住手!”

我看看按压伤处周围挤出红色鲜血的大夫，又看看发出惨叫的深町小姐，看着这两位女性，我感觉好像看到了什么凄惨的地狱图一样，全身被一种恐惧感包围了。

最后深町小姐连“杀人犯”都叫了出来，可大夫非但没有生气，那张脸上反倒露出了笑容。

二番町大夫到底是仙女呢？还是夜叉呢……

一瞬间好像在仙女似的表情下看到了恶魔般的脸。

几分钟后，大夫终于停止了挤压，用硫柳汞杀菌剂擦拭了被血弄脏的伤口。尽管如此，深町小姐还是没有停止哭泣，始终用被单蒙着脸。

这样一来，最终也没有看到深町小姐质问大夫关于截肢的那一幕。

我倒不是特别期待着这种场景，不过我倒是想知道如果被质问的话，大夫会怎样回答……

下午深町小姐又说疼，所以我去了病房。

我想大概是母亲一个人陪着吧。但是进去一看，她母亲并不在，只有她的未婚夫门胁先生。

不知这人是不是长期在国外生活，不管什么时候见到都很时尚，又有品位。今天也是，粉红的 T 恤衫配上浅藏青色的西装，穿着非常得体。门胁先生好像很担心似的坐在床的一侧，用湿毛巾敷着深町小姐的额头。

一看到我来，深町小姐泪眼迷蒙地望着我说：“好疼，帮我打针吧。”

“右脚尖疼。”

“右脚尖……”

我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右腿被截了肢，不是已经没有了吗?

门胁先生也表情奇怪地望着我。

“真的是右脚尖吗？”我确认道。

“是啊，赶紧快帮我止痛!”深町小姐催促道。

我感到有些毛骨悚然，赶紧跑回办公室，报告给正在整理病历的二番町大夫说:“病人说截掉的右脚感到疼痛呢!”

大夫听了我的话，一边奋笔疾书一边微微笑着抬头道:“打一针镇静剂。”

我问:“足尖明明已经没有了，却感到疼痛。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夫回答说:“这是因为大腿被切断的神经延伸到足尖，实际上是切割处的伤口疼痛，却会暂时产生足尖痛的错觉。这叫做‘幻肢’，是截肢患者经常出现的症状。过个一、两周就会自动消失了，不需要特别担心。”

真是不可思议。

话说回来，门胁先生还会继续和深町小姐保持婚约吗?

虽然不关我什么事，但还是有点关心。

临近傍晚的时候，不知杂志社从哪儿听到了消息，

频频往办公室打来电话，都是问深町小姐是不是截肢了。

这件事由护士长全权负责，所以电话都是护士长接的。

虽说瞒不了多久，但和主任大夫及有关人士商量后，好像决定现在仍然回答情况不明。

下午四点下班后回到宿舍，麻子那家伙还在睡。

从深夜十二点开始值的班，倒也说的过去。但即便是这样，她也睡得太多了。

我一换衣服，麻子就醒来了，一睁眼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提起麻子说话的内容，还是一成不变的净是尾高大夫的事。好像当真陷进去了。

我告诫她说:“他对二番町大夫有好感，不行啦!”

她却道:“要不下回买两张音乐会的票试着把他约出来吧!”

虽然我认为她就算这么做也不会成功，但还真的很羡慕她有个能让她迷恋的人。

我也希望有个人能让我着迷。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晴

快起床的时候做了个梦，梦到一只白色的腿在空中飞。我追过去，那腿却被丝绸的斗篷包裹着，不知随风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穿过田野，越过河流，好不容易抓到它了，却发现切口又脏又黑。

会做这个梦，是因为昨晚给深町丽子截肢的缘故吧。

那腿真是美。抓住脚踝的瞬间，膝盖就弯了下来，就像是在宣誓着对我的忠诚一样曲着膝。

就这样，你已成为我的奴仆。

关进玻璃的牢笼，

哪儿也逃脱不出。

你只能保持沉默，

不能怨恨，亦不能痛苦，

展现着你全部的白色肌肤，

永远做我爱的俘虏。

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文字，就在阳台上以香欲（法语大众歌曲）的调子试着唱了唱，

还真能成曲。

话说回来，那腿被切除的瞬间，手上传来的重量感是多么的美妙啊！

锯子切落骨头最后一毫米时直接落到手上。我忘不了那一瞬间温柔而令人怀念的质感。

那种快感只有身为外科医生才能体会得到。我大概就是为了了解被切落的肢体的重量才做了外科医生吧……

巡查深町丽子的病房时，她始终背着脸，反抗的表情很明显。

现在还要反抗吗？腿已经落到我的手里了。

即便如此还要抵抗，这点真是可爱。

未婚夫下午出现了，逼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就截肢。

我应该对她母亲说过恶性的情况下就要进行截肢的。而且如果非要等到本人同意那可就性命攸关了，更何况是征询未婚夫的意见呢？总而言之，没必要一一理会那些个磨人的小孩子。

未婚夫露出了伤心的表情。

可是男人嘛，现在别看还一脸温柔的样子，要是从一时的头脑发热中清醒过来的话，马上就会离开的。现在的探望也是为将来的离开做做样子吧。

你们之间那甜如蜜般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等着你们的，就只有惩罚了。

太过于幸福的罪过、太过于美丽的罪过、拥有过

分迷人肢体的罪过。

不错，你应该判重罪！处于仅次于死罪的终身监禁。

今后如果寂寞的话，就由我来安慰你，平静地看着你那丑陋的切口。明明只有我能爱抚你，却还来反抗我……

这点深町丽子很快就会明白了。

在此之前，不能让她自杀。

## 第一章 截肢 04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万里无云

麻子那家伙今晚和尾高大夫约会。虽然没能去成音乐会，但听说先去新宿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又去了一家柜台式酒吧。

十点半回来后，面带羞怯地说了许多在一起时的开心事。

还说本来尾高大夫邀她再去一家的，因为太晚所以拒绝了。

两人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医院的事。听说还是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二番町大夫。

尾高大夫说:“人虽然美也挺有魅力的,但总觉得有点可怕。”虽然麻子以此推断尾高大夫不喜欢二番町大夫。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会感到可怕正说明了抱有一定的兴趣啊!

大夫确实有可怕之处，有些令人看不懂的地方。

但我就是被她所吸引了。

只顾骄傲地谈论着和尾高大夫之间约会的麻子可能有些太老实了。

我一边中途开始心不在焉地听着麻子说话，一边爬到地铺上去了。

话说回来，我可真是个傻瓜。天气这么好的一个周日，却上班上到了傍晚，看着电视就这么度过了一个晚上。

不赶快抓紧的话……

可是抓紧什么呢？怎样抓紧呢?

人啊，一辈子的目标是什么呢?

男人、女人……爱还是做爱呢?

手术后的第三天，深町小姐仍然对大夫进行着无言的反抗。大夫无论问什么深町小姐都不说话，而由她的母亲代为回答，就像为哑巴做翻译一样。

我了解醒来之后发现被截了肢的深町小姐会有多

生气，但也差不多该停止反抗了吧。

因为不管怎么反抗，失去的腿也不会再回来了……

再说大夫也没有截错，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任性了呢?

但不管深町小姐如何反抗，伤口还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虽然伤口还会出血，但左右的疏导管已经拿下了，肿也有些消了。

傍晚，深町小姐又抱怨“幻肢”。

“好痛啊！右脚尖。”

说完叫道:“康，救救我!”

我不怎么喜欢那种撒娇似的叫法。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万里无云

昨晚因为一个人看书看到很晚，今早睡了懒觉，直到八点钟才醒。

打开窗帘一看，是个美丽的大晴天。

昨晚读了马尔基德的施虐狂，真令人兴奋。一说到施虐狂，往往容易由性虐待狂一词想到它是什么变态的鼻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施虐狂有着窥视人性本质的眼睛。虽然可怕，但其中蕴含着真理。施虐之所以到了现代仍为许多人所

认可，定是因为在其强烈之中有着不可动摇的窥探人类本质的视点。

话说回来，男孩的心脏能进入女性的那个地方吗?

当然，像那些夫人们那样用刀将其切成碎片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把它插入后，那些肉片究竟会不会温热地抽动呢?

记得小时候，杀了一条从灌木丛中抓到的蛇，扒了它的皮，还取出了心脏。当时它那粉红色的心脏被放在石头上却还保持着不停地跳动。

我记得跳了十几分钟，不，跳了二三十分钟的样子。真是顽强的生命力啊。

如果按原意来理解休斯蒂努所说的话，那么用刀子切下的部分心脏也会同样继续跳动，而且那种悸动感会很舒服。

但是如果插入整个心脏也就算了，只取其中一部分的话是不可能的吧。

确实，心肌具有横纹络，又硬又有弹性，可能和男性的那个部位很接近。但是不管怎么说也不过是割取的一片肌肉。心脏的确会自己律动，但如果处于缺血状态的话就很难了。既然已经从身体上切离下来，那么由于血液流失，大概就不能继续律动了吧。

不，这种想法太过于理论化了。应该更直接地考虑，空想一下就好了。

像休斯蒂努那样将少年的心脏插入后，短时间内“或许”会动的。

会让人认为“或许”的地方，就是施虐小说的恐怖而精彩之处。

施虐小说的确和情节方面有些类似的恐怖小说不同，它真真切切地将隐藏在人类中、我们自身中的本质愿望抽取并展现出来。

破坏中才存在着真理。

所谓爱就是自私，就是独占，就是据为己有。

将其追根揭底、纯粹化的话，就是从破坏到死亡。而最美的在于施虐的过程。

破坏才是美，死亡才是爱。

因为以前没读过这本书，所以我对施虐的偏见真是太深了。

深町丽子仍是沉默作战，可是伤口的恢复却很顺利。

那个女孩即便想反抗，身体也逐渐习惯了单腿的状态。即使大脑背叛，身体也是不会背叛的。

有人询问深町丽子的病情、截肢理由、今后的目标还有重返舞台的可能性。

我说今后的目标是三个月左右后能借助假肢在街上自由地行走。

至于能不能重返舞台我不是很清楚。我能说的仅仅是可以凭借假肢行走这件事。

过去有用单腿在舞台上表演的喜剧演员，还有像泽村田之助之类的歌舞伎演员。

但是古典芭蕾中有没有基本上不用动的角色呢?按常识来说的话，有点勉强吧。

我拒绝了他们要给深町丽子拍照的请求。

新闻界真是神经大条。

本人的悲伤不是靠他人各种各样的安慰来平复的。在一段时间内，让她尽可能地伤心吧。人最终是能从那个深渊中爬上来的。只要等待就行了。

笨拙的帮助只会延迟恢复。

## 第一章 截肢 05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雨

虽然四月份已经快要结束了，还是略感寒意。报纸上说今年比往年低了五度，已经十年没有经历过这么冷的四月了。

今年的冬天比较温暖，春天却那么冷，总觉得气候和季节不一致。

是公害的原因吗？整个日本都一团糟。

三零三号病房住进了一位名叫匂坂的男性病人，三十五岁。听说一个月前在志贺高原滑雪的时候摔断了右腿，在私人医院接受了治疗，可病情并不见好转，于是就转到这个医院来了。

病历卡中的职业一栏写的是公司职员。高个头，忽然陷入沉思时的眼神非常温柔。虽然不爱说话，却是位感觉不错的病人。

主治医生当然是二番町大夫。今天只是照了 X 光片，进行了血液检查，还不知道要不要再次进行手术。

今天深町小姐的药线拆了一半。

刚做过手术的时候伤口像袖口那样带有棱角，但现在两端消瘦了些，微微带点圆弧状，也好好地结了疤。

尽管如此，顶端还是泛红，并稍微有些发肿。中间向上凸起，这种比喻可能有些不太恰当吧，但看起来确实就像是研磨棒一样。

“药线拆了一半了啊！”我说道。

“谢谢！”回答我的是站在旁边的母亲，深町小姐

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也不像那时那样痛哭、怄气之类的了，偷偷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伤口。并且脸上化了淡妆，还涂了口红。

看起来好像不用担心会自杀了。

话说回来，那么一个发狂似的哭叫着“我想死”的人，竟会照着镜子化妆……

人不论当时有多伤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适应的吧。

看着深町小姐的样子，我感觉像是隐藏在人体内的坚韧都摆在了我的面前。

下午，三零一号房的野泽病人要进行椎间盘手术。

结束后，我推着担架车到手术室去带回病人，可是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

那当真是偶然。我看到了二番町大夫袒露着肌肤时的样子。

我到手术室去把病人抬上了担架车。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当时刚开始从麻醉中醒来的缘故，病人出现小幅度颤抖的症状。

我在担架车上铺上报纸，又给躺在上面的患者盖上睡衣，可看起来还是非常冷的样子。我想再给他盖

上点什么东西，就去找消毒布了。

不巧手术室里没有干净的，我就去了对面的灭菌室，但那里也没有。我想旁边隔了一间的女子更衣室里应该有吧，就自顾自地打开了房门。

那一瞬间，我的眼中映出了一具雪白的躯体。

对方转过脸来的同时，我不由地叫了声：“啊！”

露着裸背的是二番町大夫。

我说了声“对不起”就慌慌张张地关上了门。没想到竟会在离门扇这么近的地方赤裸着身体！

无意中连门也没敲就闯了进去，真是做了件错事。

之后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大夫，我又说了一遍：“刚才真是失礼了”，可大夫只是像哼了声似的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还是生气了呀……总之除了道歉别无他法。

话说回来，大夫的身体真是漂亮。虽然只有一瞬间，只见大夫正用毛巾擦拭着肚子周围，上身微微弯曲着。

柔软的溜肩膀、纤细的背、紧致的腰身丰满的臀，再加上美形的腿以及匀称的体型，简直就像维纳斯裸体雕像般美丽。

还有那惊人的白色肌肤。不知是不是手术后刚刚洗过澡，腰际周围有些泛红，这更凸显了她肌肤的白嫩。

哪位男士会拥有大夫那美丽的身体呢？那么白嫩柔软的肌肤，连我都想摸一摸。

可是在她的背上，我看到了奇怪的东西：几根红色的尖细的条纹。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也再没有看清楚，可那不会就是抓痕吧？但是没有理由在自己的背上留下那种抓痕啊！

这么说是别人做的吗？

不明白，大夫真的让人想不明白。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雨

早上开了暖气。虽说已经是四月底了，但还是那么冷，真少见。

地球进入降温期了吗？人类和大地都变冷，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呢？所有生物都灭绝的地球上只剩我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一边想一边喝着咖啡。闻着那让人感觉过于安稳的咖啡香，我突然感觉想笑。

深町丽子拆药线及伤口的治疗过程都基本顺利。

仍是不说话。

但是脸上显出了想要说话的表情。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还是不能让她的态度突然软化下来吗?

话说回来，偷看伤口时那不安的眼神真是漂亮。

早点把她治好，把她勾引到手吧……

下午手术后洗了个澡。正擦拭身体的时候，村形护士突然闯了进来。

虽说是女人，但不敲门就直接进入女子更衣室，看见了人家的身体也太……

她的眼睛的的确确看到了。怎么惩罚她呢?可怕的惩罚呢？还是宽松点的惩罚呢?

晚上，金泽的母亲打来了电话。

说继父因胃溃疡住院，希望我抽空去看望一下。

既然因为放纵情女色而把身体给搞坏了，却还想让我去探望，母亲人也太老实了。

那是女人的天性吗？那样的话真是太可怜了。

但是与母亲的可怜之处不同，继父其实也挺可怜的。

还要顾虑虽说曾经爱过，但现在已经没有感觉的母亲，偷偷摸摸地和别的女人交往。

即使有钱有地位，那种不自由还是挺值得同情的。

双方都是一夫一妻制度的牺牲品。因为这个制度而互相伤害，互相折磨，却又不对这个制度本身抱有丝毫的怀疑。

奇怪。

话虽如此，但是与以前那个吊儿郎当的生父分开，与现在的继父在一起，是母亲在这个世上所做的唯一高明的决定。

可我不会忘记为此所受的屈辱。生父、继父，男人们全都是一路货色，都会让我感到痛苦。

但是虽说如此，继父还是养大了我。从上女子中学开始一下子富裕起来的生活也全是继父的功劳。养恩总比生恩大。

当初爱着母亲，随后又对他逐渐长大的没有血缘联系的养女产生了兴趣。

不仅如此，还对我每天带回家的那些女性朋友表现出了一副兴趣浓厚的样子。

那个向我提出禽兽不如的要求的继父现在老了，因为胃溃疡而卧床不起。真是滑稽。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四月三十日（星期天）阴

因为受了丝原师姐的拜托，所以又要在星期天上白班。

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周日出勤了，而麻子才只有三回。我认为有点过分，于是昨天找护士长抱怨了一下，可护士长却说这只是按照排班顺序来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待遇。

在这里待了一年时间，大家终于可以一样平起平坐了，但我总感觉像是被人巧妙地拉拢进了这个集体。

中午帮忙送饭的时候去了三零三室匂坂先生的病房，他的太太和女儿都在。

她太太只有二十七八岁，身材娇小，穿着和服，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女儿四岁左右吧，头上别着发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系着一条圆形的腰带，非常可爱。

“这是我太太，这是一直照顾我的村形护士。”

匂坂先生介绍道。

她太太礼貌地寒暄道：“我先生承蒙您的照顾了。”我也回了礼，但是见到他太太和女儿后对匂坂先生的印象却产生了转变。

因为结了婚，当然会有老婆有孩子。但是一旦见过面，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点扫兴。

说来有些奇怪，送饭的时候给他拿到病房去了，可见过他太太之后就怎么也不想去病房把餐具拿回来。

“谢谢招待!”他太太把餐具给送了回来，但我却只是沉默地接下了。

摆出这么一副态度难道是因为我对匂坂先生产生了好感吗?

可那样的人也实在是太讨厌了!

表面摆出一副寂寞的样子，暗地里却有那么漂亮的太太。

真是狡猾……

二番町大夫可能也是因为讨厌男人这个样子才选择单身的吧。

我要不也像二番町大夫那样一直单身吧……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四月三十日（星期天）阴

上午集中洗了一下内衣。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房间里还是冬天时的样子。因为厚重的窗帘看起来感觉郁闷，下午就去了银座的商场。

卸下了一直挂着的一套藏青色窗帘，玄关和厨房里遮挡外人视线的装饰也全都换成了绿底印花式样

的，还给朝北的那扇用于采光的小窗户装上了红白相间的方格花窗帘。

这种窗帘带有些少女情趣，只换了这两处，房间中就突然有了春的气息。

傍晚约品子出来吃了晚饭。

去了六根木的中式餐厅“香兰”。

她说她爸妈都在家所以要早点回去，可我还是硬把她拉到了公寓。

她嘴里说着为难，实际上却想来。

边喝白兰地边听唱片，但品子好像对古典音乐不怎么感兴趣。

放上她所喜欢的流行音乐的唱片，轻轻地抱住了她。品子一副等不及的样子，把身体凑了过来。

第三次开始就大胆起来了。我敞开外套，抚摸她的乳房。

品子一声不响地闭着眼睛。看着她那如痴如醉的表情，我突然想要对她施虐，让她坠入地狱的深渊。

就像以往一样，品子的淫乱中一点也看不到良家女孩的拘谨。

忘记了她那淫乱的样子已经全都被我看到过的事，过了十一点，品子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回家去了。

品子并没有什么魅力，身体也不算结实，但是想到她那在一流银行中担任要职、整日装腔作势的父母的脸，结果连自己也开始兴奋起来。

今晚叔叔婶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迎接品子回家，而品子也会若无其事地说声“我回来了”，但实际上脖子一定是缩着的。

狡猾的家伙!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往金泽的家里打了个电话。

母亲接的，说继父昨天住院了。

听说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进行手术。母亲还是担心着:“进行手术不要紧吧? ”

母亲之所以会怕父亲，是不是因为自己淫乱的样子已经全都被父亲看到了呢?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五月三日（宪法纪念日）雨

连休中间下起雨来。但对于哪儿也没去的我来说，反倒是件痛快事。

今天麻子也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

下午两人边吃点心边看电视的时候谈到了二番町大夫。

麻子从其他大夫那里听说二番町大夫的老家好像在金泽，有一大片山林，是个不得了的大富豪。

那山从石川县一直延伸到富山县。他父亲就往返于当地和事务所之间。

三年前在金泽召开学会的时候，千叶大夫和井川大夫他们游览了半岛。当时二番町大夫的父亲介绍了一家一流宾馆，请他们免费住了超豪华间。

但是二番町大夫从没和我们说过她老家及父母的事。

“所以下次去能登的时候，拜托大夫免了我们的住宿费吧!”

虽然精明的麻子这么说了，可是大夫会给我们也提供这种待遇吗?

且不说这些，我以前只认为大夫会是哪个小康之家的女儿，倒是不知道竟会是这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可能大夫的温柔高雅正是这种良好出身的自然流露。

正说这话的时候，医院打电话过来了。一接电话才知道原来医院里送来了交通事故的紧急患者，所以要我们去帮忙。

我虽抱怨说难得才能休假，但待在房间也没什么

重要的事。不情不愿地来到医院一看，是井川大夫当班，送来了五名急诊病人，正在孤军奋战。

听说在医院前面百米的十字路口处发生了一场车辆正面相撞的交通事故，有两名患者脸部和头部出血，而且貌似足部骨折动也动不了，另外两名患者好像腰部、腕部骨折了，还有一位女患者失去了意识，面色苍白。

给这些患者打上点滴、吸入氧气后，又为骨折患者进行了手术。做完两个手术，再处理完其他病患，全部结束时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了。

虽然难得的假期就变成了这样，但作为今天特殊情况的补偿，我和麻子这个月能获得休假。

晚上读了女性周刊。

上面有关于深町小姐的报道。

报道上写着“悲剧的白天鹅”。二番町大夫“生命不能替代，不得不截肢”的谈话也刊登在上面。

未婚夫门胁先生那张沉痛的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二章 诱惑 01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五月三日（星期三）雨

十点钟在雨中醒来。昨晚两点钟睡下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可能是从黎明时开始下的吧。

就这么穿着睡衣走到阳台上去把花盆拿了进来。极乐鸟花紫色的花瓣得到雨水的滋润，反倒更加鲜艳了，可红色的安祖花却微微褪了色。

褪了色的红看着就让人不舒服。

因为是连休中间，所以眼下的街道在雨中静悄悄的。

对于想要外出的人来说这雨可能十分讨厌，但对于我来说这雨却很舒服。一到休假不出趟门就不安心的人怎么那么多呢。真是俗!

关上阳台的门又回到床上。边听雨声边打瞌睡真是舒服。这要是在平时的话就更好了，我喜欢享受大家都在工作时独自贪眠的喜悦。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又醒来了。雨稍微小了些，西边的天空微微发着亮光。

下午三点钟时，村濑有希子打来了电话，说她家先生昨晚开始住在了箱根，去那里打高尔夫球，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很无聊。

只有无聊的时候才会想到打电话来，这人还真是自私任性。

听有希子说，她先生好像有了外心。对方貌似是

她先生工作的那家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科员。只因有希子开了诊所挣钱，丈夫反倒偷懒了吧。

那男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有希子看成摇钱树而和她结婚的呢？有希子又矮又胖，还邋里邋遢的。除了是个女医生之外一无是处。但是有希子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猜疑。真是够丢脸的。

要是猜疑男人的话，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迷上男人。曾经那么着迷，张嘴闭嘴全是丈夫的事，现在丈夫变了心就开始发起牢骚来。

男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有希子现在正品尝着由服侍那个愚蠢的男人所带来的惩罚。会有这种结果是理所当然的。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作为典范可以参照一下母亲和继父的关系。有希子难道不明白吗？不只局限于学问，无知就要受到惩罚。

忙忙碌碌地工作，却不断被丈夫浪费掉了。说不定有希子就是为工作而生的女人。

在医学部时代那么优秀的有希子一旦迷上男人之后就变得如此狼狈。

女性如果有了男人的话就全完了，转眼间就不再是人类，而只不过是按照男人的意思工作的一个物种

而已。眼下的有希子正是这样。男人一变心就又哭又闹的有希子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自立精神。有的只是被男人驯服的肉欲、低劣的嫉妒和憎恨。

无论会有多么快乐、多么安定，我也不愿成为男人的奴隶。没有比为了肉体的欢愉而去品尝禁果更加愚蠢的事情了。

有希子说想来玩，我以要外出为理由拒绝了。

我和对男人痴狂的女人没什么好说的。

晚上母亲打来了电话，说希望我利用这四五天的连休一定要回去一趟。好像想把身为大夫的我叫回去商量一下继父的情况。

让那边的大夫诊断一下没什么问题的。我就是去了也没什么用。可她却说继父也等着我回去呢。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继父借病想要再次接近我吗？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体，大概是不能向以前那样对我施以暴力了。

晚上，“萨福”的老板娘打来电话说店里休息挺无聊的。

于是当晚和老板娘还有朋友们聚在一起打麻将，赢了六万块。

村行万里子的日记—五月八日（星期一）阴

连休结束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假期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可却没有真真切切玩过的真实感，反倒觉得静不下心来。

每当看到报纸上说有多少万人外出的时候，就像自己一个人被甩在后面似的干着急。

麻子昨晚又和尾高大夫约会去了。可能像麻子那样不顾一切地蛮干也挺有效的，但是我却做不来。

不能着急，我才只有二十三岁。

只要清清白白、态度端正地等下去，一定会有好的人选出现的。就算不是什么白马王子，也一定会是一个温柔、诚实的男人。我应该这么相信着。

虽然不想听麻子那些炫耀的话,但终归还是听了。照麻子的说法，尾高大夫是喜欢上她了。可按照在医院里的情形来看，却不是这么回事。

今天早上主任医师巡查病房的时候，尾高大夫看似是在听主任说话，可眼睛却不时地偷看二番町大夫的方向。尾高大夫真正喜欢的，还是二番町大夫吧。

麻子很快就要伤心了。

可是已经告诫过她一次，就没有必要再说了。

没有必要破坏她好不容易做的美梦。而且说实话，我期待着美梦破灭的那一天。且不说和二番町大夫交

往的话会怎么样，要尾高大夫和麻子在一起，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如今的二番町大夫比平时都要有活力，看起来充满朝气。

我问她："您连休时去哪里玩了？"

大夫说："去了趟金泽。"

据说去的理由是因为有点感兴趣。因为有点感兴趣就能去趟金泽，大夫可真让人羡慕。

话说回来，连二番町大夫回家见到父母之后也会变得那么有活力吗？回到大房子里见到美丽的母亲还有父亲，会说些什么呢？大夫到底也还是为人子女的人呀！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五月八日（星期一）阴

昨晚很晚才从金泽回来，倒头就睡下了。地图上明明那么近，可是就连坐飞机去金泽也还是这么不方便。

醒来已经七点半了。匆匆忙忙打扮了一下就出了门，总算赶上了主任巡查病房。

隔了三年回到家乡还是感到挺疲倦的，可是心情很爽。

上个月末实在受不了母亲的劝说（实则近似于哀

求），六号白天从东京出发，七号晚上返京。虽然仅在那里待了一天，但却好像去了趟别的世界似的。

隔了两年后又见母亲，她的面颊陷下，眼角周围新添了皱纹，感觉稍稍老了些。但是已经上了五十岁，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听了母亲的恳求，我去了继父所在的大学附属医院。他住在外科楼的特等病房。

继父躺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沐浴着柔和的阳光正在小睡。听到动静后立刻睁开了眼睛。

“哦”地说了声，颇为怀念地抬头望着我。

“来看我了呢。孩子他妈，快搬椅子……”说着坐了起来。

他比母亲大一旬，已经六十二岁了。但是继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明显地要老得多。

“是啊，我来了…”我冲他笑了笑，但声音却冷淡而空洞。

继父没有过去那体重一百四十多斤时精力充沛的样子了，现在明显一幅瘦骨嶙峋的模样。

这种憔悴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不是只因为胃溃疡啊？

我想起了那家医院有个认识的竹岛医生，通过他了解了一下继父的病情。虽然只和他通过电话，但是

据说和我先前想的一样，疑似为幽门癌。

虽然只照过X光片和胃镜，但是根据临床一般症状来看，好像胃癌的可能性很大。

继父说：“这次出院之后要去东京看看。”但如果是癌症的话已经来不了了。“身体还好吗？还没有喜欢的人吗？”他说道，让人感到不寻常的亲近。

以前称呼母亲的时候也是说“喂”的，而现在却叫“孩子他妈”，就像撒娇一样。他的温柔使母亲安下心来，大概说得上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心情雀跃地遵循着他的意思帮他擦身子、揉脚。

男人已经看不出过去那放荡不羁、沉迷于玩乐时的样子，女人当时为此痛哭流泪的记忆也模糊了吧。两人把彼此的过去全都忘记了吗？

听着两人的对话就像看一出双簧戏似的。疾病是拉近分离的男女彼此间距离的有效手段吗？

由衰老和疾病唤回曾经的安稳，真是太可悲了。母亲错把它当成爱，也是糊涂。

得病之后继父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而母亲则相信他必然会回来，并且因为这个心愿的达成而打心眼儿里高兴。

所谓刻骨铭心的黄昏爱，究根揭底，也就是一对不再重视彼此的男女无可奈何地靠到一起来的可怜

相。被它感动的也就是周围那些单纯的伤感主义者了。

话说回来，母亲是多么健忘而又淳良的女人啊！可能就是因为人好，所以虽然带着孩子也仍被继父看上，从此进入了名门。但如果为了得到那些东西而容忍至今的话，也真是太悲哀了。

继父伸出他那枯瘦而布满皱纹和黄斑的手想要握住我的手。

我一将手放到他的手上，继父就双手握住，不住地抚摸着说道："多漂亮的手，多美的手啊！"而母亲的眼神则仿佛是在欣赏着一幅父慈子孝的图画般似的盯着我们看。

我忘不了十六岁那年，继父也是这样做着，然后突然变成了野兽。

那时母亲像疯了似的尖声叫着："你饶了女儿吧！"跪倒在继父面前。那时如母鸡般的强悍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那时母亲应该已经知道我被侵犯的事情了。

无论继父怎么装糊涂，我的身体上留有回忆。

继父用双手反剪着我的双臂，夺去了我的清白。我忘不了那个瞬间。那与爱抚不同，只是单纯的掠夺。那种像是被蛇缠住一样可怕的触感到现在都还残留在

我的身体上。

男人都是那样的。

我的性冷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继父对我温柔得有些怪异的真正意图就是掠夺我的身体。

愚蠢而厚颜无耻的继父！不，那不是继父，那无疑只是一个男人。

现在眯着眼睛抚摸着继女手腕的男人，心满意足地盯着这个场景看的女人，这一男一女之间存在些什么呢？因为存在着些什么，所以现在的状态就能称之为平稳幸福吗?

侵犯了母女两个人，能有什么和睦可言呢?

有的至多只是身体和身体的结合。难道只要有这个，就能原谅一切，忘记一切吗?

我要是男人的话绝不会这么做。不会像继父一样变成野兽的。我要保持坚毅和冷静。我要成为清醒冷淡的大人物。

就像现在对品子那样……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责怪母亲和继父了，反正两人之间也长不了。看那憔悴的样子也知道癌细胞已经在腹腔内急剧扩散了。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

话说回来，继父以前的那些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呢？

趁继父还活着，大家能不能聚到一起来呢？母亲作为司仪，而那些女人们则都各自说说对继父的回忆，这也挺有趣的。

对于曾做过的事情，有的女人会夸大其词，而有的女人则会轻描淡写。

继父和女人的相处方式实际上各不相同吧，但那一瞬间一定都是一样的。那时对于彼此来说都变成了野兽，所以相互交谈的内容应该也都是一样的。

晚上和母亲并排着睡在一起。以前继父在外面留宿的时候都是这样睡的。

我留有这样的记忆，可母亲好像已经忘记了。不仅如此，还脱口而出：“等你父亲出了院，我想要不和他一起去国外旅行一下什么的。”

母亲到底老实到什么程度呢？不，还是应该说贪婪呢？还要从衰老的继父那里享受到什么东西吗？

现在不正应该抛弃继父，追求别的男人吗？虽说老了，但是像母亲那样的美貌，应该还是可以的。可是却还想着和将死的男人一起去旅行的事。她考虑事情是多么的狭隘啊！

看着母亲那表情过于幼稚的脸庞，我终究没能说出极有可能是癌症的事。

金泽七号下了雨，可晚上的羽田倒是个大晴天。

昨晚之所以睡得那么熟，是因为看厌了母亲和继父两人的双簧戏，感到疲倦了吧。

黎明时梦到继父死了，母亲哭泣着，而我异常兴奋。梦中分不清是在东京还是在金泽。

梦见死亡所以神清气爽吗？还是因为见到母亲和继父所以放心了？抑或是继父的死使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呢？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五月十三日（星期六）阴转雨

今天发生了件不得了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对我说我就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慌慌张张地回了话。

下午我值班，要上到四点钟。三点左右二番町大夫忽然出现在办公室，开始看起了她主治病人的病历卡。

本来当班的是我、美智子和成田护士三个人，好像看准了她们两个因病房呼叫离开的空档（之后想了想，我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二番町大夫若无其事地问了句：

“你今晚有空吗？”

因为大夫一边在病历卡上写字一边说话，有一瞬间我把它当成了自言自语或是在对别人说话。但是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说你呢。”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原来是在和我说话。

“是的。”我慌忙答道。

“那么，到我家来玩吧。”大夫说。

因为太突然了，我吃了一惊。

没想到大夫竟会自己说出邀请人的话……

麻子和大夫待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受到过大夫的邀请。美智子和安井也是一样。大家都想被大夫邀请一回，可至今为止一次都没有过。

但是我竟被邀请了，而且是去大夫家里。

“我去可以吗？”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笨，所以感情会一下子都表现在脸上。打个比方来说，就像饿狗一样，一喂就冲上去。

“那六点钟一块儿吃个晚饭吧？”

“真的可以吗？”

“可以呀，怎么这么问？”

“可是……”

“我们负责同样的病房，而你一直以来都很努力。

我一直想请你吃顿饭的。”

“谢谢。”

“那六点钟在六根木的咖啡店碰面吧。你知道吧？”

“是紫莞吧？”

大夫轻轻地点了点头，好像要事了结了般，把病历卡放回架子上，走出了办公室。

## 第二章 诱惑 02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小雨

今天应该是村形万里子值班。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五月十四日（星期天）雨

我昨天日记写了一半就停笔了。写到二番町大夫在办公室约我吃饭就停住了。

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因为晚上时间太晚了？不，这不是理由。虽然日期写的是十三号，但实际上是十四号星期天凌晨写的。

说实话，是因为往下实在写不下去了。已经写到

那里，再往下写的话，有点恐怖。

但我认为还是必须得好好记下来。因为日记是我的、我自身的一种记录。

凌晨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不安地想：要是将来被别人看到就糟了。但这种事并不应该害怕。

至少，我必须要忠诚地把日记记下来。我一定要勇敢地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星期六下午六点，我如约去了大夫所说的六根木的咖啡店“紫莞”。不，应该比六点早十分钟。

我和男人在咖啡店约会时，就算有时间也要迟到个五分钟、十分钟的再去。但是说起约会，到目前为止也就和武井先生、村木先生见过两三次面。而且也不是谈什么喜不喜欢的问题，而只是商量一些登山前的事宜啦、还有去打保龄球之前的碰面之类的。

这种时候也是女士比男士稍晚些到的好。我讨厌女士先去了等在那里。

可是与二番町大夫的话，是女士和女士，我又比她小，而且对方还是大夫，所以早去个五六分钟反倒理所当然。

大夫六点十分到了“紫莞”。

因为下雨，所以大夫穿着雪白的雨衣。这种穿着还是很出色。大夫一出现在咖啡店门口，店内像鲜花

盛开般变得亮堂起来。

连坐在我附近的那对情侣中的男伴见到大夫都一副痴迷的表情，所以大夫一定是非常醒目。

在大家兴趣浓厚的注目中，大夫笔直地走向了我的位子，说了声:“对不起，我迟到了”，就坐到了对面的位子上。

大家一定认为是和男士约会。如果对方是一个平凡的女性——我的话，可能会感到失望吧。有人露出了一副“什么呀”的表情。但因为对方是女性，应该也会有人放下心来的。

我只是和大夫面对面地坐着，心情就难以平复下来。在医院身穿白衣的时候，明明不会这样的……

我真是太奇怪了。就像好不容易见到热恋的对象一样，惴惴不安地静不下来。

“下雨了呢。肚子饿了吧，吃点东西吧!”

“呃，我……”

“那先稍微喝点酒吧。”

“不……”

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是这个样子。工作结束后应该肚子饿的，可我表现得却像个傻瓜一样。

女招待端来了柠檬茶，大夫只喝了一口就站起来道:“我们走吧。”

之后，我们从十字路口往赤坂方向走了一百米左右，进了一家名为“松浦”的烤肉店。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在这么高级的烤肉店里吃饭。

这家店外形很别致，但是里面很威严，氛围挺宁静的，俊男美女们正慢条斯理地享用着美食。大夫好像来过几次，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笑着和帮我们脱掉外套的男侍者说话。

店里有几张铺着铁板的桌子，客人们坐在自己挑选的位子上用着餐。

我原以为烤肉就是牛肉，但是那家店里也有虾、鲍鱼之类的海鲜，把它们蘸上喜欢的佐料后享用，那味道真是太美妙了。

虽然说过肚子不饿之类的话，但是因为实在好吃，小块炸牛排和鲍鱼还是让我大快朵颐。

大夫还叫了白兰地。我说不要，仍是给我倒上了。所以我也喝了两杯。

这两杯酒让我酒兴高了起来。

大夫一句也没提医院和病人的事，基本上都是在询问我的情况。

我的家乡在静冈县的天龙、父亲在镇上的办事处工作、家里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而我是长女、高中毕

业后进了高等护士培训班、去年毕的业今年二十三岁、没有早就定好的恋人等等，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被问到的问题。

实际上我也想知道大夫的私生活，但是总觉得问着有所顾忌。

饭后我们吃过奶油草莓甜点后出了店门。

这顿饭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听说一流餐厅的烤肉是很贵的，而且大夫还喝了两杯白兰地，我想一定花了不少钱。

走出店门，外面还在下雨。

“来，这次我们去一个稍微清静点的地方。”

大夫说着，在赤坂方向的坡道中途向右拐，去了那儿的一家柜台式酒吧。

那儿大夫好像也很熟，从调酒师到柜台上的客人都一一打过招呼。回应着人们寒暄的大夫就好像女王一样。

在那家店里大夫也问了好多关于我的事情。不知是不是因为大夫提问很在行，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话，而大夫基本上就是个聆听的角色。

大夫在此特别询问了我的恋爱经验。

我连有一次被医院检查室的冈田大夫约去酒吧喝

酒之后被强吻，还差点被带去奇奇怪怪旅馆的事都说了出来。

大夫沉默地听着，中途问道:“那，最后没事吧？”

“当然，就那么逃回家去了。”

“那你还是个处女喽？”

“是啊，”我答道。

“真是这样的吧？”大夫叮问道。

我决不会说谎。

于是说:“是真的。”大夫说了声:

“是吗。”点了点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半天后，断言道:

“男人都是愚蠢的。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的男人存在。”

我虽然点头同意了，但并不觉得就是那样的。

不是没有，而是还没有碰上吧……

之后记得又被大夫劝着喝了两杯白兰地。

不知是四周豪华酒吧的氛围呢，还是二番町大夫高明的劝酒方法，比起在宿舍和麻子喝酒那次，我感觉醉意来的快些。

出了酒吧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想着差不多是时候告辞了，大夫却邀请道:“再去一家吧!”这么一

来，刚刚想回家的心情也不知跑去了哪儿，转眼也变得想要跟着大夫去了。

雨变小了，可周六夜间的街道被烟雨笼罩着，反而有了几分情趣。

到第三家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被带往什么方向了。走过狭窄的小路，穿过亮得耀眼的大厦，在前面百米左右的转弯处有一幢白色的大楼。

明明是晚上，那幢大楼怎么会看起来这么白呢?那家店在地下一层。

那酒吧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个似曾听过又好像没听说过的名字。总之店的感觉很奇怪。

进去后右手边是吧台，里面有三个包厢，酒吧整体有种苍白的感觉，氛围挺诡异的。

大夫对这里好像也很熟，和调酒师及两三个客人打了招呼。

这里和之前的店不同，女性顾客占了绝大多数。就连吧台里的调酒师虽然穿着西装，但仔细一看也是女的。

我和之前一样喝了大夫点的白兰地。在此期间感觉调酒师和客人们时不时地盯着我的方向看。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盯着我看呢?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大夫好像对这种眼神一点也不在意。

在这家店里，我完全喝醉了。

虽然又在这里喝了白兰地，但醉意之所以来得这么快，主要还是因为店里那种说不出的暧昧气氛以及和二番町大夫连续几个小时的相处，令我消除了最初的紧张感吧。

出了酒吧，我全身力气像被抽走了般没了依靠感，感觉就像在云上行走。

大夫把手轻轻搭在我的背上，扶我坐上了出租车。

“醉了吗？”

“有……点。”

大夫的脸忽然出现在了我的耳边，从那里飘来了一股难以名状的让人感到舒服的香气。

我就这样一直靠在大夫的肩膀上，有点想睡了。

“去哪里呀？”我问道。

大夫回答：“去荻洼啊。”

刚开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到大夫这么说，随后想到荻洼不就是大夫公寓所在的地方吗？

我慌忙道：“那个，我回去了。”

可是大夫用她那柔软的手轻轻地碰触着我的头发。

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虽然说了“我回去了”，却像被打了麻醉一样变得老老实实的，一言不发地靠着大夫的肩膀打起了瞌睡。

我不记得下了车之后是怎么上楼的。总之回过神的时候，已经被仰放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床边那盏一人高的立式红色床头灯正放射出柔和的灯光照射着四周。

我预感再这么下去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发生，心里想着得赶紧整好衣服回家，可不知为什么，身体就像被绑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意识上是想动的，但就像是别人的身体一样不听指挥。再加上那诱人倦意的音乐和温柔的触感将人紧紧抓住，我根本就脱不开身。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定是在那音乐声中被慢慢脱掉衣服的。真是一想到就羞愧得喘不上气来。

等回过神来，大夫已经解开了我胸前的衣服，正在爱抚我的乳头。

我心里清楚正有人对自己做着非常羞人的事情。

残留的意识也让我认识到这是不该有的举动。

可是我的身体却丝毫不进行抵抗。不，非但如此，还有越来越接受这种行为的迹象。

这是怎么了?

想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怕。

可是当时却没有任何可怕的感觉。

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被脱得全裸了。内衣内裤什么也没穿，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般赤裸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什么也不能思考。为什么会做那么羞人的事情呢？一想起来就因为羞愧血往上涌，全身都变得热腾腾的。

我的身体上清晰地残留着对二番町大夫的记忆。那时大夫也确实是全裸着的，身上不着一缕。

我们做了什么呀!

确切地说我被做了什么呀！虽说这是令人头都抬不起来的羞耻的回忆，但是身体的某个部位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留有快感呢?

难道说，我是个非常淫荡的女人吗……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五月十四日（星期天）雨

周六周日连续下了两天的雨。雨中的周末倒还不错。

今天早上，村形万里子很早就回去了。

不知是因为一夜的羞耻还是因为吃惊，基本上没有说话。真像一朵枯萎的花。可是另一方面，就像对

自己那被唤醒的感觉手忙脚乱一样，一副完全控制不了事态发展的样子。

看着她一夜醒来发现自己没有容身之处的模样也很有意思。

话虽如此，昨夜还是按计划进展的。

瞄准的女人，就应该那样处置。这种快感是唐璜的喜悦吗？这种喜悦可不能让男人们独占。

话说回来，万里子的身体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确实是处女，但是感觉很好。

把她脱得一丝不挂，不停地爱抚及亲吻的场面，我想那个女孩应该记得一清二楚，但她趁着酒意装作没有发觉。反抗了一会儿，但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她的一切都惹人疼爱。

身体虽说不上十分健壮，但也有些结实。皮肤倒是出人意料的白皙。乳房的大小属正常，而乳头和乳晕都还没有发育。

被我爱抚时轻微地发出了强忍哭泣的声音。

比田井品子节制。

这是第一次引诱护士。由于她们在学校和医院里了解了生理构造，一旦超越了某种限度必然会变得大胆起来。

只是因此让她误会我们之间关系的话就麻烦了。

无论如何我只是个冷静的观察者、爱的领导者、快感的启发者，而且在医院我是医生，她是护士。

怎样划清那个的界限呢？女人往往会对这种事情产生错觉。

看着那些男医生和发生了关系的护士间相互痴痴迷迷的样子就不痛快。我是不会让她有那种态度的！

酒吧“萨福”里的同伴们频繁地看向万里子。不知她们对我的新猎物、新奴仆的评价如何。

明天去问问她们的感想。

作为猎人，我对今天的猎物很满意。

下午开始下起小雨来。我听了巴赫的“弥撒路短调”。

## 第二章 诱惑 03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五月十九日（星期五）晴

我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周光想着那件事。

那件事……

给二番町大夫看见了羞人的样子。不，与其说是

给她看，大概应该说成是她唆使我给她看的。不管怎样，那时的事情就算现在回想起来，也会令人瑟缩不安。

女人和女人，而且对方是大夫。

真羞人……

可我的脑袋到底是怎么了？做了这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却还在想个没完。一有点空，那晚的记忆就会立刻袭来。

奇怪的不只是脑袋，身体也还像是在云端软软地漂浮着一样。身心全都被那件事情困住了。

从那之后，我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二番町大夫。早上大夫出现在办公室时会是什么表情呢？一起巡查病房，走廊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傍晚要回去时能见到她吗？

可是二番町大夫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

和以前一样，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关系一点儿没变。

两人已经做了那样的事，大夫为什么还能心平气和呢？

真是不可思议。

护士们、医生们、病人们，没有人知道我和二番町大夫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只要我不说，大夫不说，

那一夜将会作为永远的秘密被保存起来。

是不是因为是谁也不知道的秘密，所以使我更加兴奋了呢?

话说回来,那时大夫的皮肤是多么的柔软光滑啊!虽然由于酒醉和台灯光线的缘故我只留有肤色整体看起来微红的印象，但是接触肌肤时的触感我还清楚地记得。

没错，大夫抓着我的手，把它从自己美丽的乳房引至下腹，甚至到了那个地方。我的手的确碰触了大夫的乳房和那羞人的部位了。

不行！一想到这些，我的脑袋又开始奇怪了。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可能会在工作上出现大失误的。

应该忘记！不赶紧忘掉，恢复正常的话……

可是大夫已经不会再约我了吗？那晚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可是一次都没开口和我说过私人的事。即使说话，聊的也都是患者。

那晚分开时，大夫应该对我说了声“再会”，我千真万确听到了的。可是现在却对我不闻不问。

大夫生气了吗?

可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喝醉了酒不能掌控自己的神智，再加上一股难以忍耐的冲动袭上心头……

大夫对我做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是一无所知。话虽如此，但是所谓的愉悦指的就是那种感觉吗?

我很害怕。

就像被随意丢到了未知的世界里去。未知的世界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像木偶似的被丢到那里，无人问津。

现在只能拼命等待着大夫的声音。一整天只能考虑大夫的事情，这说明我已经成为大夫的奴隶了吗?

总之今天只想写关于大夫的事。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五月十九日（星期五）晴

本周是深町丽子截肢后的第四周。

手术伤口已经完全愈合，切割顶端有肌肉萎缩的现象，整体看起来恢复过程良好。

预计下周开始进行腿部复健。

下午去深町丽子的病房通知她这件事。

她无精打采，脸也怎么不丰润了，感觉稍微瘦了些。因为五官端正容貌姣好，所以憔悴也显得更为醒目。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只能从精神方面的理由来考虑。

我问她："怎么啦？"她却没有明确回答，然后一个人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自己说道："请听我说说吧！"

听她说最近未婚夫门胁先生都不怎么到医院来了。手术前两天来一次，而手术之后却逐渐减少，现在一周只来一次左右，而且就算来了也会推托有事，然后逃也似的赶回去。

在那之后婚约的事情也不了了之了。

因为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并不清楚门胁先生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见到失去腿的恋人心里难受呢？还是想要逃避照顾单腿恋人的责任呢？丽子好像是在忧虑后者。但是责备男人变心是苛刻的。

所谓男人就是这种东西，所谓爱就是这种东西。

说什么人最重要的是心肠好、内在美之类的，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那只是对丑人的安慰。

不管怎么说，男人会被女人吸引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外表。

不管心肠有多好，如果外貌不好的话，就不会靠近你。男人追求女人看的首先是外貌，然后是身材、品味。心灵之类是次要的，这些过去的历史早就已经证明过了。

这男人迷上了拥有两条美腿的深町丽子，却因为她失去一条腿变得冷淡而受到批评，这是不合理的。

男人说到底只会追求拥有两条腿的那个美丽的深町丽子。

虽然她可能会觉得有点残酷，但我还是把这话讲给她听了。

低着头听到一半的深町丽子中途开始大声哭了出来。

“那么大夫，你是说我永远都不要结婚，就甘于忍受这丑陋的状态吗？”她哭喊道。

“就是这样。”

听了我的回答，她哭得更大声了。美女哭泣时是很好看的，颤抖着单薄的肩膀，用被单蒙着脸，闷闷地哭泣。看着她哭泣时的模样，就想着抱她时候的样子。

应该非常敏感吧……

哭声持续着。

就应该哭上那么一次，直到自己感到厌倦。哭着哭着，眼泪干涸了，最终领悟到了自己。世上对残疾人和丑人的温柔都是源自于怜悯，都是因为想着不如自己而产生的亲切。

同情是优越感的产物。

哭泣、悲伤，到了尽头就会明白。

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美丽的、男人们都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女明星深町丽子了。

而是只剩下一条腿的、可怜的前女星深町丽子。

现在应该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了。

这样一来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会感到轻松。认识到这点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治疗的原点就在于此。从认识到这一底限起开始治疗。这样容易医治。

几分钟之后哭声终于止住了。

“忘记男人的事，开始新生活吧!”

我把手放在她依然颤抖的肩膀上,温柔地对她说。

“大夫，不要丢下我，能陪着我吗？”

大大的眼睛中饱含着泪水。

真是可爱……

“大夫是不会抛弃你的，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既知道你的美丽之处，也知道你的丑陋之处了。”

我这么一说，她又开始哭起来。

但是这次毫无疑问，是喜悦的泪水。

一步一步地，深町丽子向着地狱堕落。

再过一个月试着把她约出来吧……

## 第二章 诱惑04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雨

不知是不是提前进入了梅雨季节，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下午开始进行深町小姐断肢的复健练习。

截肢的腿部伤口痊愈了，皮肤变得强韧，即使敲击顶端也基本不会感到疼痛。之后就要安装假肢开始进行走路练习了，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在股关节处进行肢体活动训练。

开始时深町小姐仰躺着，截肢的腿部要先从一张一合的练习开始。

大夫每次喊“一、二、三……”的口令时，深町小姐的断肢就会扑、扑地左右摆动。这和通上电的机器人摆动手脚时的样子很像。

“好，再来一次。一、二、三……”

二番町大夫让她多次反复进行这种运动。深町小姐中途额头上开始渗出汗水，喘气声也“呼、呼”地

变粗。

深町小姐的睡裙卷到腰际，下身露出了短裤和腿部。还是穿着那件镶有白色花边的小花短裤，从那里伸出的像棒子一样的断肢一张一合地摆动着。

大夫仿佛覆上了深町小姐的下身一般，压着她的短裤和大腿发号施令。

深町小姐大汗淋漓地遵循着指令。

看着看着我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深町小姐正在受着什么严厉的刑罚一样。而执行者当然就是二番町大夫。

深町小姐被要求充分做过这种连续训练之后，又开始进行抬高腿部的练习。

然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就又让她趴下，腿部向后踢动。

大夫这次又用双手紧紧按住深町小姐不自觉跷起的屁股，喊着口号。深町小姐一露出跟不上节奏想要偷懒的样子，大夫就马上训斥道:

“不行，再举高点!”

深町小姐将大汗淋漓的脸埋在被单里，一边发出既不像呻吟又不似苦叫的声音一边拼命练习。执行者不下令说“可以了”，受刑者是不会被放过的。

深町小姐就穿着一条睡裙和短裤，无休无止地接

受着惩罚。

此后又过了十几分钟，受刑者才终于获释。

大夫一说道“好了”，深町小姐就精疲力尽地全身陷到了床单里去。

看着累得抬不起头来的深町小姐，大夫说不充分进行这种训练的话，将来装上假肢走路的时候就会欠身哈腰地走不好。又说这种训练不管有多艰难也必须每天坚持练习。而且她今后会每天都来监督的。

深町小姐就那么趴着，默默地听着大夫的话。

到目前为止深町小姐只是在病房里舒服地休息。那种大腿张开、弯曲的训练多丢人啊，就算观看的同是女性，心里一定也很难受。就连在旁边看的我都面红耳赤的了，做的人得有多么害羞啊！

一想到深町小姐的心情，我就感觉胸口被堵住了。

但是与此相对的，二番町大夫是多么的冷静而平静啊！能够心平气和地看着深町小姐奄奄一息、大汗淋漓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因为看到她痛苦就酌情处理、让她休息一下之类的。一旦决定要做，就必须达到目的。不管对方怎么哭泣、怎么哀求、怎么撒娇也不会赦免。

所谓科学家的目光，说的就是大夫那时那样的目光吗?

我感觉大夫的心里住着两种人，一种当然是那个温柔亲切的大夫，而另一个则是对任何事情都不为所动、拥有冰冷目光的大夫。

那种目光太可怕了。对什么都不会着迷，冷冰冰地注视着对方，有种令人紧张的敏锐。

医生这一行业不那样的话就不能做了吗?

而护士也……

可是在井川大夫和千叶大夫的脸上没有看到过那么严厉的眼神。生气时就算发火，也只是当时的事情，并没有见到过像二番町大夫那样淡淡的、冷酷的目光。为什么大夫能够那样看着别人受苦却保持冷静呢?

难道之前的那个夜里，我也被大夫用这么清醒的目光注视着吗?

我郁闷起来。连非常淫荡的时候，大夫也是从台灯的灯光深处，那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吧。

即使当时喝得那么醉，我身体的某处仍然留有被人凝视的可怕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因为大夫的目光在我体内打上了烙印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可怕了……

可是不管怎么恐怖，我现在离不开二番町大夫。

今天一天我仍然等待着大夫和我说话。深町小姐的训练结束后，我和大夫两人一直单独走到办公室。虽然如此，但关于那夜的事情大夫却只字未提。不仅是这样，连话都没和我说上一句。

我憋不住了，问道:“大夫每天都很忙吗？”

大夫只答了一句:“是啊”。大夫究竟在考虑什么呢?

晚上一个人躺到床上，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到现在只想着二番町大夫如何如何地严厉，日记上也光是这么写。可是想想觉得奇怪。

不知是怎么回事,虽说大夫下了非常严苛的命令，但是深町小姐也没有理由必须要服从啊?

不管怎么说，深町小姐是病人，感到痛苦的话只要叫声苦就行了。就算是大夫也不能让到了极限的人继续练习。

可是深町小姐却遵照命令拼死努力。那么任性又娇惯的深町小姐怎么会这么顺从的呢?

手术之后一周都没有说话，直至前几天也是不管问什么都用最少语言回答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老

实呢？就像大夫按指令操纵的人偶一样。

奇怪……

难道说深町小姐从大夫的折磨中感受到了一种喜悦吗？如此痛苦着，内心却感到了满足吗？

我如果到了那种境地，会那么老老实实地服从吗？

大概吧……

深町小姐决不可能会沦为大夫的奴隶的，可是……

## 第三章 错综 01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六月一日（星期四）阴

刚感到六月的气息，骄阳就如盛夏般火热，晚刊上说白天的气温有三十一度。到了晚上暑气也不见消散。

和村濑有希子在赤坂的一家名叫“入船”的店里吃了饭，八点钟回到家。她的抱怨还是一如既往那么多。

洗过澡后母亲打来了电话。继父果然是胃癌。怀疑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膜，检查之后如果证实还没有转移的话，下周将进行手术。

“不知道治不治得好了？”

说着说着就带了哭腔。我回答说只听她说的话什么也确定不了，但如果是癌症的话应该会有些困难。

果然和几天前见到继父时的预感相同。

听母亲说话的样子，好像想要我再去金泽一趟。不住地说如果继父去世的话，就不得了了。

的确，继父有前妻，还有个儿子，关于财产方面可能会起纠纷。现在看起来，母亲没有正式入籍的事情大概会成为件麻烦事。

可是母亲好像并没有考虑到那里，现在只是一味地想着继父的身体状况。

如果继父死了，就算不入籍，分到的财产也够吃穿不愁了。而且从那个放荡的男人身边解放出来不是件反而应该值得高兴的事吗?

可是竟然会哭……

是长年共同生活所养成的习惯吗？还是就算忍受着丈夫和其她女人出轨，也仍要保持与他身体结合的这种身为女人的软弱之处呢?

从属于男人，依靠男人而活，这能称之为女人顺从、容忍的美德吗?

男人要死了，只能含泪哭泣、狼狈不堪。

我虽然喜欢母亲，却不想变成她那样。

话说回来，是癌症的话就必须抽空再去一趟金泽。

不论做不做手术，还有三四个月，在此期间，关于母亲入籍的问题还有他死后的事情，一定要向继父确认清楚。

这种事情母亲是完全不会做的。不论什么时候也只会抽抽嗒嗒地哭。迄今为止这种柔弱之处反而会获取别人的同情，赢取好的效果。可是这次就困难了。

继父死后想要争财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某天突然被侵犯，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侍妾，伺候着君王，最后连下边人也都照顾到了，可结果财产却被前妻他们都拿走了。这样的话，母亲也太可怜了。

那可怜之处原本就是母亲的优势吗?

可如果继父死了的话，光靠那可怜是行不通的。

对于那群来闹事的人来说，母亲连籍也没有入，一定会被看成是以妻子的模样来骗取财产的小偷。

必须由我出面去谈妥吗?

但是我不想因此见到康之。我不想见到那个男人。

一见到他就直想吐。

深町丽子的断肢复健训练很顺利。

让她进行了十分难熬的练习，她还是咬牙坚持住了。可是一结束就立刻松懈了下来。

终于明白了到最后能够依靠的人就只有我了吧！那高傲的样子本质上是不是有种被虐的情结呢？有待观察。

十一点时品子打来了电话，决定明天见面。

## 第三章 错综 02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六月六日（星期二）雨

晚上正在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有人打来了电话。跑到宿舍的玄关处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二番町大夫打来的。

“现在有空吗？”

因为没有想到大夫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慌忙答道：“有的。”

大夫马上接口：“那到我的公寓来吧。”

“现在就过来。没问题吧？”

只说了这些，大夫就挂断了电话。

完全不容辩解的语气。不过因为我很高兴，所以没关系。话说回来，晚上打来电话让我去她公寓，这到底是刮起了什么风啊?

因为自从那天晚上以来一直担心大夫会讨厌我，所以她来电话我真的很高兴。

回到房间里麻子立刻问道:“谁呀? ”

我本想说是二番町大夫打来的,但最终还是没说。

说出二番町大夫的名字而遭到嫉妒就麻烦了。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只是我和二番町大夫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麻子继续纠缠，而我只是暗暗笑着，开始准备出去。

最后我只说了句“和一个不错的人”,连名字也没告诉她。麻子怒气冲冲地说道:

“万里子真小气!”

以前总听麻子说个不停，心里非常不舒服。本小姐也是有好事的!

但是麻子做梦也不会想到对方是女性，而且还是二番町大夫吧!

十点钟出门。

只要带着宿舍入口的钥匙，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没有夜间在外走动经验的我来说，过

了十点钟出门总有点忐忑不安。

到达二番町大夫荻洼的公寓时,已经十一点多了。

进了房门，我又大吃一惊。

在里面寝室那高立的台灯旁，二番町大夫穿着薄薄的睡裙，斜靠在床上。而且仔细一看，手里还拿着白兰地的酒杯，看上去已经喝了不少了。

“您喝醉了吗？”

我怯怯地靠近她。大夫笑着说：

“从那儿拿个杯子，你也喝吧!”

一进房间，我就被它那妖艳的氛围所感染，依着大夫的话坐到了床边。

过了一会儿，大夫一边放上唱片，让整个房间充满了如同教会音乐般庄严的乐曲，一边轻轻地用手碰触我的头发，慢慢地抚摸着。

接下来的情形就像上次一样发展下去了。

不，我也说不上来一样还是不一样，但我想大概是一样的吧。

在因害羞而颤抖的过程中，我不久便屈服于体内传来的快感了。

那真是有着像麻药一样的效果。

一被大夫亲吻、爱抚，我立刻就像中了魔法一样动不了了。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的构造吗？还是因为大

夫太厉害了呢？总之身体就像被五花大绑一样，逃也逃不了。

可是就连我那么害羞的时候，大夫也只是冷静地看着我吗?

全都结束后，大夫对着精疲力尽倒在床上的我吃惊似的说道:“你真是够淫荡呢!”

我没办法回答，因羞愧而全身通红地低下了脸。而大夫又低声细语道:“不要接近男人。男人会以最最残酷的方式来侵犯你。而且那时你只会感到火热的、就像被灼伤一样的疼痛，一点儿也不舒服。他们唯一的可取之处只有身为男人这一点。他们折磨女人，只让自己感到满足。而且会让你怀孕，但是这种情况下多数男人又会佯装不知地逃走。再也没有像那样的胆小鬼了！同为女性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担心，而且快感又这么强烈，不需要和男人产生任何关系。”

她接着说:

“从这次开始我会一直宠你，把你当作我的恋人。所以给我在这明确起誓，不会接触像野兽一样的男人!”

我虽然不明白大夫说出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但是现在我一心不想失去大夫，所以答道:“我发誓。”

这么一来，大夫说了声“当作是起誓的印证”，让

我在她右边的乳头上用力留下吻痕，同样地，大夫也说会在我左边的乳头上留下印记。

虽说是接吻，大夫的却远远不止这样，啃咬似的力度令我由于太过疼痛而哀叫起来。大夫最后终于放过了我，却明显地留下了鲜红的齿印。

“既然做了约定，就不能违反啊!”

大夫这么说着，直直地盯着我看。我忍住乳头火辣辣的疼痛，说道:“我决不违反!”当然，大夫雪白的胸前也留下了我的吻痕。但是她的那个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浅了。

看着这个，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在女子更衣室里看到的大夫背部的抓痕。

是被非常尖的指甲抓伤的。那是不是也是这样让谁留下的印记呢?

想着想着，我开始嫉妒起那个素未谋面的人来，但是终归没能直接质问大夫。

之后又被爱了一次。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回去时我虽然说“不用了”，可大夫还是硬为我付了车费，并送我到玄关。

现在是凌晨四点，麻子早就入睡了，从被子里露出一截小腿。尾高大夫要是看到她这个样子会说什么

呢?

明天是白班，想着必须要早点睡了，但只有心里着急，怎么也睡不着。虽然身体累得不成样子。

话说回来，今晚这一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晚上呢?

大夫为什么会突然把我叫出去呢?我为什么会在那么晚跑到荻洼去呢?我们又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交换了那样的约定呢?

毫无疑问，我和大夫所做的事情不就是同性恋吗?

不就是杂志和周刊上写到的那丢人的同性恋吗?

可不知为什么，实际做起来却没有任何罪恶感和厌恶感。那根本就不能想成是我至今都害怕、讨厌的同性恋。

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让我发那种誓呢?大夫为什么会这么憎恨男人呢?

确实如大夫所说，男人又自以为是又粗暴无礼，折磨女人，让她们怀孕。好像还有人一觉得厌倦了，就会轻易地抛弃掉。

但是我认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那么坏的。

我想博取大夫的喜欢，所以不会做违反约定的事

情，但是像大夫那种过分憎恨男人的想法，我却认为有些不妥……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六月六日（星期二）雨

根据气象台的报告，昨天开始进入梅雨季节。晚上关公蟹（井川大夫）约我，没办法，和他一起吃了晚餐。

地点是新宿歌舞伎街大厦地下层的日本料理店，虽然狭小却有一位姿色不错又有品位的老板娘。关公蟹认识她，但好像不是很熟。

不巧雅间坐满了，我们就坐到了吧台那儿。

他像往常一样讲起了和太太之间的不和。我有点听腻的感觉了。

像是中途察觉到了我的无聊，这回开始说起了“特别报道”。听他说尾高大夫喜欢我。

据说前几天和千叶大夫一起喝酒时，尾高大夫喝醉后坦白说：“我喜欢二番町大夫。”

他问道：“尾高没有跟你说吗？”我当然回答说从没听说过这件事。

“是吗？”关公蟹歪着头，一副颇感意外的表情。

“真是搞不懂他。一边说着喜欢你，一边又和野田护士交往着，好像另外还有两三个要好的女人。”他

说道。

这些以前从没听过。

“又年轻又是单身，当然会受欢迎，但有了那种想法玩得过火就不行了！”

关公蟹虽然摆出一副师兄的样子说了些老成话，但是可以窥见他内心的嫉妒。

嘴里虽然是在说着尾高大夫喜欢我的事，实际上却是在批评他花花公子的做法。

话说回来，和尾高大夫在交往的野田麻子不就是村形万里子的室友吗？

有必要确认一下。

吃过晚饭，去了位于K广场四十五层的酒吧。在苍白的灯光中俯视夜晚的东京，的确像是乡下人会喜爱的景观。这是关公蟹最高的奢侈了吗？

出了那里，如我所料，关公蟹还想再去一家。

我问他“去哪里”，他却不说名字，难道要带我去宾馆之类的地方吗？

甩掉了畏畏缩缩的他，上了出租车。想起来约了田井品子九点半来公寓。

连忙赶回去，品子却没有出现。不一会儿打来了电话说她因为爸爸回去，所以不能出来了。

真懦弱。随便出来不就好了吗？

因为醉酒和被爽约，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想起了村形万里子，就把她叫了出来。

因为她住宿舍，所以外出很方便。

和上次相比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有了很大进步。结束后接了吻，并让她发誓永远做同性恋。

我在万里子的胸前咬出了血。

心情终于平静下来。

万里子是个善良、淫荡、容忍的好女孩。

## 第三章 错综 03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晴

今天深町丽子小姐装上了临时假肢。

所谓临时假肢，就如其名，是临时性的假肢。在竹棒上绑上筒状的石膏绷带，再在那里放入断肢的顶端，用带子吊着走。这样做上一个月左右的单腿走路练习，顶端的皮肤变得强韧之后，再装上正式的假肢就可以了。

事隔两个月，深町小姐终于能用双腿站立了。虽说一条腿是竹棒。

虽然在睡裙的裙边处看不清石膏绷带和竹棒的部分，但用丁字拐走路时，竹棒抵住走廊会发出咯笃咯

笃的声音。正因深町小姐美丽，这声音更加令人心痛，显得可怜。

二番町大夫目不转睛地盯着深町小姐。因为是自己做的手术，所以大夫更加难受吧！

看着大夫的侧脸，我胸口的咬痕又开始火辣辣地疼起来。痛楚明明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会又疼起来呢？

虽然不好对别人说起，但我还想被大夫疼爱。难道只能接受邀请，而不能由自己说出想要被疼爱的请求吗……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六月十二日（星期一）晴

下午四点进行了一场临时手术。

患者是位二十四岁的男性，由于交通事故造成了右小腿粉碎性骨折。

在手术室洗手时，尾高大夫凑过来问道："对弗拉明戈舞感兴趣吗？"

"这周六在赤坂的Ｐ宾馆有弗拉明戈第一人Ｋ．Ｙ的表演秀，不去看看吗？"他邀请道。

他穿着手术服，戴着大口罩，只露出了两只眼睛。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是一双深邃的、对于男人来说美得过分的眼睛。

女人大概就是被这双眼睛欺骗的吧。我想了一会

儿回答说:“大概能去。”

“那么明晚请允许我再打次电话。”

尾高大夫这么说着，洗完了手，戴上胶皮手套先到手术室去了。

尾高大夫虽然是男性，但比我晚三届，因此按照礼貌来说，要先到手术室去给病人做过消毒等准备工作后，等着我去主刀。

手术中尾高大夫也只是我的助手。他系线还很慢，也不正确。有一次因为系口处系松了而被我训斥。

“对不起。”他老老实实地道歉说。

这男人和女人单独在一起时会是什么样子呢?

话说回来，去看弗明戈柯舞的表演秀，邀我去宾馆的夜总会，还挺聪明的嘛!

至少比吃过饭后只会去酒吧喝酒的关公蟹灵活。

晚上爱抚过了田井品子后，母亲打来了电话。

她说虽然继父的癌细胞有扩散的可能性，但暂且还是决定做手术，时间是周五下午。还是像以前一样带着哭腔说:“没关系的吧? ”

如果没有扩散的话还好，可一旦扩散的话，动手术也只是加速死亡。但是如果没有证实已经扩散，做手术也是一个办法。不管怎样，也只能相信主治医生了。

母亲说:“再来一趟吧，做手术时陪在身边。”

如果不是周末的话，怕是有困难，而且我就是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说:“去不了。”

虽说是继父，但并不是生身父亲。不，他虽然爱我，但却不是以一位父亲，而是以一个男人。我原想这么说，却终归没能说出来。如果说穿的话也太残酷了。

不管怎样，在心底只祈求着让继父受苦死去的女儿，就算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暂且和母亲说“我先考虑考虑”，然后把电话挂断了。

不知品子是不是在听电话，挂断后全裸着从毛巾被中露出脸来说道:“去吧!”

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

你知道我被继父、也就是你父亲的哥哥调戏的事情吗?知道我被继兄、也就是你的堂兄冒犯，身心交瘁的事情吗?

品子什么也不知道。凭什么在这儿说大话!

不知是因为母亲的电话，还是因为品子说了那样的话，我突然很想虐待品子。

稍微一想，就扒掉了品子裹在身上的毛巾被，让

她全裸着用皮带抽打她。品子痛得在床上打滚，哭叫着、哀求着。

抽打着像母豹般蜷缩着东逃西窜的品子时，我大概就是在她那雪白的皮肤上看见了继父和继兄的身影吧。

每次鞭子扬起落下，我都在心中叫着继父和继兄的名字。

不知打了多久，当我精疲力竭放下鞭子的时候，品子就像破烂不堪的袜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了。

然后我抱住她，狠狠地在那羞人的部位冒犯了她。

品子完全不反抗，照单全收，甚至回应着爱抚，不久发出了愉悦的叫声。明明受到那样的痛打，都奄奄一息的了。你是多么的淫荡啊！不，不只是品子，女人为什么会那么顽强而贪婪呢？

不，我自己不要那样！即使被殴打、被侮辱，也还是会感到愉快。我不要做这样的雌性动物。

母亲、品子、万里子，被称之为女人的女人不都是雌性动物吗？不管装扮得多美丽，说话多文雅，态度多温柔，女人到底还是名为雌雄动物的野兽啊！

不管外表怎样，内在都是贪婪的、淫荡的、固执的……

厌恶！

我讨厌非人类。我不想变成雌性动物。

只有我是不同的。不是雌性而是独立的女人。

等所有的激动都平复下来，所有的狂乱都消失以后，品子开始抽泣起来。

全身布满了红印子，还有一些肿成了血道子。

她说伤口火辣辣地疼，因此都不能洗澡了。

脸上没有打到，但是胸口、四肢都有鞭子的抽痕，暂时是不能穿敞胸的连衣裙呀、迷你裙之类的衣服了。

“姐，你真过分!”

一边哭着一边用带着怨气的眼神瞪着我。

现在说什么呢？明明挨了几下打，就从中途开始因从未有过的快感而不停扭动了。享受着快感却说“过分”，真是太任性了!

话虽如此，终归还是和她讲不通。

品子是冷静时和兴奋时人格会变得截然不同的雌性。而不论对雌性动物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镜子中映入满满的伤痕，明显地显示出是挨了打。我在肿起的红道子和裂开的地方给她涂上了药膏。红色的鞭痕一两天就会消退的。

看着镜子又被满身伤痕吓呆的品子哭哭啼啼地说道：

“要是被爸妈知道了怎么办呐!”知道了再说知道

了的事。被他们骂骂不就好了吗?

品子生就是代大家接受惩罚的。

她既然和侮辱我的继父、继兄血脉相连，就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我不会就这样放过她。

我要把她变成满目疮痍的可怜的雌性。